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五

記

二百餘禩內水利紀文悉從貞珉攷載以徵

今時之獻

本朝

○楊榮重建武進孟瀆閘記

宣德八年

工部侍郎周君忱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

有孟瀆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漑

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闡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  
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謀于周君議以克合  
遂發往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材僦工礮石積  
漸至郡民皆歡欣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  
下先錯列巨棧貫以長松而後宜石焉東西石  
甃縱以丈計爲十有六崇以丈計爲二有五中  
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爲鴈翅狀以殺水勢中  
夾木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于宣德八

年九月畢工于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  
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  
三千九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  
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也

○張洪常熟縣重濬七浦塘記

正統二年

嘗見古之言水利者或鑿渠以灌溉或破堰以  
宣洩用雖不同各隨其地地之高者非渠不可  
爲田其下者則無用其瀦水破堰宣洩乃其宜

也江南之蘇松東瀕大海猶中原之兗州也禹  
之治水先於冀州君親所在不得不致其急其  
次遂及於兗九河旣道然後及于諸州以地勢  
東南下西北高也蘇松當東南之衝衆流爭入  
於海必有所停蓄故瀦水之澤甚衆大者爲震  
澤次者爲陽城巴城雉城諸湖下流壅塞水不  
宣洩無以灌溉雨甚則有漂沒之患民甚苦之  
縣令郭公南察知其然躬履其地窮其源委以

七浦塘可泄陽城湖之餘波尤涇可導巴城之  
水至于七浦同入于海歲旱則分其支流以灌  
崑山常熟二縣之田澇則逕入于海民無墊溺  
咸懷其惠謁文以紀其績予聞當官任事惟公  
無私者克濟厥功公則民服無私則不牽制於  
物何往非善何爲不成郭公窮究事理不惑人  
言政予所謂公無私者故其濬尤涇七浦有合  
於穿渠灌溉之利導陽城巴城之水有加於破

堰宣洩之功然皆誠心愛民非如昔人爲功利而爲之者論者不可不知也

○吳節鎮江重開漕河記

天順三年

鎮江邊臨大江通江有河舊名京口有閘有壩南通常郡地名奔牛亦有壩有閘皆潛通潮汐以濟漕舟

本朝洪武初舟經此者尚衆比年淤塞不通重載之艘多從孟河出入必繇大江風濤不測每致顛

隕天順改元

朝廷欲于丹徒七里港開道以接舊河

詔下巡撫大臣勘議時左副都御史崔公恭躬臨其地乃偕巡按御史鄭祐鎮江知府林鶚親詣七里港相其地勢載詢父老咸以爲宜止浚舊河則工用較省具疏以聞

上可其奏於是以前蘇三萬人自京口起至奔牛計百六十里各委官分領督浚復懼有損民居令

河岍惟仍其故崇者深丈餘卑者深八尺又設  
法得公餘白鏹九百八十兩俾修砌京口甘露  
呂城奔牛舊閘於郡城西南二門各置浮橋以  
通往來於朝陽門外增建新閘以防水涸經始  
于是年春正月甫三月而訖工崔公等屬節爲  
之記

○錢溥松江府重濬蒲匯塘記

天順三年

吾松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  
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湖之水達黃浦以入  
海然旱惟東南受病其患小水則西北列郡無  
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國末湮塞迨今稍  
遇淫雨卽成一壑財賦虧民艱食矣天順三年  
都憲崔公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  
舉府判洪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紋治之侯  
等相視以爲江之故道雖濬必合莫若從新地  
鑿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淞

吳中水利全書 卷五  
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漚  
塘入江計四千丈濶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  
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溝平地鑿至新  
場計三萬餘丈深濶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  
磊塘鶯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噫  
亦勤矣哉用工總三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則  
圖本垂永之計孰愈于此

○范純嘉定縣重修滬瀆龍王廟記

天順三年

滬瀆龍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爲太  
湖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以溉田而民食賴之以  
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三縣而淤塞不通已  
百四十餘年故澇無所洩旱無所挾水患滋甚  
民食屢艱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  
巡撫南畿咨詢民隱首及平江嘉定縣尹龍君  
晉力請治之公是其議卽率君親臨其地觀視  
咨嗟遂檄三縣各出夫一萬擇日興役且責成

於君君至止爲二邑倡迺選夫長迺立藁舍迺  
賑錢米迺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庚  
辰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功夫工計一百九十八  
萬米石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萬五千江溪  
一丈一尺濶十丈二尺長起夏駕口至孫基浜  
共長一萬三千七百一丈江復通流迺運入海  
而神之靈將日昭赫其祀事亦有所託而相爲  
無窮也余因代輿人之誦而爲之記

○潘暄松江府新鑿都臺浦記

天順四年

都御史崔公巡撫畿甸咨詢利病謂農畝所資  
水利爲急惟松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歲入萬  
石舊有曹家溝蜿蜒橫亘浦之左右里凡百十  
二區計一十有六人民數百萬家引潮灌田素  
爲生業淤塞日久民食用艱先是郡侯葉公邑  
令李君欲事疏鑿以瀕歲荒歉未果茲遇都臺  
下采民言遂選郡判洪公景德職司其事率夫



萬有五千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若干名  
調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兼疏吳淞江統夫幾  
二萬仍分委監司副使襄其事始於天順四  
年正月二十六日畢工於四月八日河之長計  
三萬餘丈濶一十餘丈深二丈於是萬姓交懽  
忘其勞勩目之曰都臺浦云

○王儼吳縣興築西華石塘記

成化八年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  
代因之以爲利川分派別渚瀆漑灌爲郡邑者  
苟知導民使服田力穡則決渠爲雨荷鋪成雲  
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  
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備則亢或致焦  
窘庫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爲害此西華石  
塘之所爲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  
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止水驚風駭  
浪日三面至湫腴成瘠民罔攸濟則相率以告

于邑時京兆雍君泰爲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  
壬辰之秋霖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  
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  
日庀徒役工于水利所及之民採石于湖中旁  
近之山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  
不以事規以癸巳二月肇工蓋閱月而成凡爲  
塘三千一百丈有奇博其趾廣十尺而殺其上  
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東褚山望之圍

環綿亘以屬于其西淋峰之麓所謂五千畝者  
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加闢湖壩之地得  
二百畝以斥爲新畝塘成而是夏復澇而西華  
之民芟耨自如雨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爲吾  
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蓋記  
之邑諸生吳鳴翰氏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  
善爲政者惟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  
本天地自然之利以養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

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害已爲民病矣此  
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有聞於後  
世也然者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無  
患而且獲利不惟爲備於一時而且垂惠於悠  
久使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  
豈獨河內之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  
邑多著勞績如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置牐以  
滴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牽聯得書遂爲之書

○黃體勤常熟縣趙段築圍記

成化十年

國家財賦重於東南水利所以出乎財賦而隄岍  
所以障乎水利水得其利則生齒以養百用自  
充而政化可行禹貢聖人開田賦必極夫疏河  
導江之功而敷聲教訖於四海其經世之意見  
矣蘇天下大郡常熟又蘇之大縣也地處下游  
古號澤國趙段一圩尤其最下隄創宋元間久  
而盡圯無復存者湖田悉爲巨浸歲屢不秋逋

租者日以就困民空其居以徒有司艱於理成  
化乙未春民告於縣縣上其狀於巡撫都憲畢  
公亨巡按御史戴公縉僉爲民憂乃調度所征  
之材以昌其邑而謀於治水僉憲吳公瑄曰受  
朝廷特命之嚴寄吳越民事之重綱紀振肅繫焉  
尚可隳怠乎授其機宜於郡判何君唐何君曰  
專農桑以牧民民瘼未瘳豈善牧者哉遂責成  
於縣尹蘭君玉君屬父老以諭意或曰計一方

之所利不能償其所費乘百年之遂緒未可必  
以成功君曰圖之不見者其謀遠忘小利者其  
效大衆皆感悟於是財獲于官力借于民抑聚  
歛也伐石於山運土於陸因地利也量田授役  
獲利者倍出其工隣壤者半焉均徭役較人力  
多寡以爲尋尺驗土築虛實以稽勤惰課章程  
也隄之袤延亘數里丈一千有奇用木爲樞樞  
之內編以竹甃石爲址而高與土等上廣八尺

而下加三之一固基本也隄之形逶迤若環帶  
然其外則種以萑葦茭蘆殺水勢也又懼其塞  
之難而潰之易豫爲設備永久也木以萬計竹  
倍差於木石以舟計及二千艘錢穀之需累鉅  
萬有奇工役則五萬三千有奇用雖夥而民不  
見擾也始工於是歲二月廿六日乙巳告成于  
三月廿九日丙子功之成何其速哉于是沮洳  
之鄉變爲禾稼流徙之民相續而還歲已登而  
賦無愆期澤之及其溥耶夫治水必始下流  
趙段之水旣治則衆流不勞而治治之施又何  
其知所先務耶嗟夫善治水者必得夫治民之  
道善養民者必賴夫治水之功君子建水利以  
阜乎民猶得民心以治乎水水濬其源而防其  
流則利豐民順其性而防其情則俗美爲政之  
道端在是矣使後有繼今而作者恒如今之繼  
乎古水利源源而不竭則

國家億萬年享貢賦之供而民亦億萬年漸河渠  
之利矣諸公之清德與是水想悠久而有光焉  
是宜民樂之不已而形諸歌歌曰隄之未築田  
混于湖居者以徙賦者以逋隄之既築湖潤於  
田徙者以還逋者有年噫嘻長隄屹乎天作伊  
誰之功臺憲民牧田稼芄芄湖水溶溶百千萬  
祀澤流無窮

○祝灝蘇州府新建水利分司記

成化十七年

蘇地名本吳國秦改爲郡歷代建置沿革不一  
入

熙朝爲畿內大府蓋其地方千里統轄七縣東銜巨  
浸西挾具區北枕大江南界浙水山川城郭聯  
絡分布舟航輻輳民物阜殷戶口田糧甲於天  
下

國用倚爲根本四方賴之以濟實東南都會也然  
在江湖之間厥田下下厥土塗泥百穀之全資

農力而農之首務在于固隄防謹疏濬以備蓄  
洩則水之於田爲利而不爲害雖遇天時欠順  
旱澇相仍而農之耕漑自如無妨稼穡力不勞  
而歲常登所謂有備無患也然亦在乎司農于  
長民者法制禁令之嚴勸課提撕之至庶克有  
濟異時上無專任下無法守凡遇災傷緩急無  
備加以鄉豪武斷里悻憑陵橫歛苛征侵漁陪  
尅疲農告病逋負流亾積沴成災莫之救藥坐  
是淪胥益亦久矣成化辛卯秋九月雨浙海鹽  
上海諸處颶風大作潮水湧漲墊溺居民畜產  
不可勝計時巡撫都御史滕公深以是方水利  
無官專理馳驛奏請

上命簡拔廷臣任之于是當軸以內臺監察御史吳  
公應

詔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專管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  
衛所地方河道水利特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賜璽書以行公旣蒞止按部相宜復自建議得請于  
上府縣亦各設官一員分理聽公提督可謂事之重  
而任之顯矣先是蘇郡原無衙門公每按臨靡  
有定止郡守劉公曰是關治體不可缺也乃集  
僚屬擇吉地於治之西高明弘敞營建攸宜於  
是聚材鳩工卜日就事前蓋重門中建廳宇後  
作寢室貫以穿堂翼以旁舍下至庖湏器用纖  
悉畢具又因取土鑿池引流種樹結亭于中以  
休燕息凡房屋以間計者若干垣墻以度計者  
若干規模整飭體勢崇嚴乃表其額曰水利分  
司以奉

璽書停憲節足以聳具瞻而臨衆庶革因循而新號  
令名實稱矣經始於成化十一年之春落成于  
是年之冬上不煩而下無擾吳公嘉之僉謂不  
可無述以詔後來適余養息丘園固請執筆切  
惟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倉出于農農資于水



水得其用利莫大焉誠在治理之人何如耳蓋  
得其人則興非其人則壞所以

朝廷慎擇良才授以憲職所在兵民悉受約束而  
凡綱維調度舉措勸懲皆得便宜從事良法美  
意至矣維公練達老成廉能周慎宜于厥職輿  
論攸歸無庸置喙然而開先繼後去代交承理  
皆當備載是用直書備錄勒之貞石使知是司  
之建創自公始而來者得有考據于踵美揚休  
嘉惠斯邦永永無替庶不負

上之委任與三公建立之意滕公名昭字自明汝州  
人吳公名瑞字廷玉豐潤人劉公名瑀字汝器  
蠡縣人皆生出賢科職風憲而膺重寄於斯云

○尹直宜興縣開鑿後表河碑記

成化二  
十年

宜興邑之西有巨浸曰九渺瀾踰舍許邑之山  
亭八鄉泊鄰邑溧陽所屬水道所必繇公私商  
旅之舟浮亂沿泝卒值風濤覆溺漂潰乃成化

癸卯夏袁侯道以名進士再調來尹顧西九之  
南有古鶴鶴漚積淤成陸其東復有小河達縣  
城南惟中隔澗北土干兩村僅十里耳侯曰苟  
闢此成河上泝泝泝淹下達小河將不知西九  
之害乎遂具圖白之上官卽計徒庸辨高下其  
最下而易濬若鶴鶴漚者人一尺有五寸南華  
淹者人一尺稍高而難鑿若澗北村者人五寸  
土干村者人七寸凡役夫二萬五千爲河長一  
千五百四十餘丈廣爲尺二十深視廣僅二之  
一兩岍各廣十尺復構二十六橋于河上以通  
阻絕而小流小河亦疏濬之其開毀官民田百  
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值而別均其稅自始事  
至訖工甫匝月而河成遐邇永賴頌聲載道咸  
曰漢袁玘令茲邑常構長橋以利涉千載之後  
乃復有今若侯姓與玘同因命之曰後袁河云

○錢福上海縣捍水隄記

弘治六年

吳故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

皇上宵旰兢惕時鄞進士董君鑰出尹上海進父老  
諏便宜得策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  
障類高亢患旱利於濬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  
類卑窪患潦利於防故嘗有濬防之令矣役弗  
鈞而力偷規弗定而文玩患自若也夫濬則擇  
其人嚴其戒而已而防爲艱請以民之義而力  
贍者督其役且令履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  
地濶而防遠者多爲畛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  
各效力而無勞於官役於官者官食之而食之  
所出處之以權於廩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獲冬  
愈隙矣毋俟春溢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歛  
不給之義焉白巡撫何公鑑詳授以區畫之方  
埤闕之計勸懲之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吳  
者式是規浙臬僉事雷公旃亦偉而許之君於  
是躬率水利縣丞馮經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

應期而成表延百餘里其崇視凶歲漫迹加尺者三其廣加崇尺者三其側植楊插茭以護之其障而築之也折竹織蘆而匝之以幹其材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均其賦既而有以水患聞者

上乃命工部侍郎徐公貫率其屬主事祝君萃大舉濬防於是何公以下至于董君皆與之君子謂是役也先

國之謀而上合焉預民之患而下樂焉劊于一邑而四國則焉成於羣議而若出一人焉惟患是捍而饑則賑焉不可泯也乃碑於其地

○楊循吉白茆疏渠長洲縣義官題名記

弘治六七年

兩年長洲縣僉夫往役于常熟縣白茆塘

入于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爲災是以當治最急然繇是抵海越鄰尚百

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  
矣弘治之二年  
天子以進士邢侯纓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  
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  
百方民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每欲大  
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  
侍郎徐公貫以

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爲之  
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茲所謂下  
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邇其土者尤甚於  
是邢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諳者得  
某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  
月功成自芝塘至于廟灣積沙盡決迅流飛疾  
繇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驅氓以他救而不  
知白茆通則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  
侯于是役慨焉爲諸邑先竟能假隣以自濟因

衆而有功然則其于理水與人咸哲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是以具石請噫是真循良美意不可辭乃文其略而人人列焉

○楊循吉支塘疏渠吳縣義官題名記

弘治六七兩年

吳縣僉夫往役於常熟縣支塘

江之南北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飢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于

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爲壑水不克下乃災于農請決之便語聞

皇帝以爲然於是工部侍郎徐公貫兼都御史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儲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可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

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  
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之者  
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鄺侯璠乃汰衰升壯斥  
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  
塘用能協力諧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咸中程  
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旆列金鼓  
躬迓於郭外宴享有序百瘁咸澤初役之興憚  
往者衆旣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  
聽且約列名于石以爲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  
於都臺許焉而予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  
豐光復禹績功利博大實

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爲生人慶顧得預力其  
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遭  
也而侯於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  
一時駿奔之士得以垂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  
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抑可因是而知其

大略焉侯癸丑進士任丘人至之半載威惠大  
行誠賢牧也

○吳瑞崑山縣重濬至和塘記

弘治九年

崑之至和塘肇宋至和初郡守呂公居簡爲之  
在當時有五利之說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  
倍近歲潮汐壅淤輕舟輒膠邑城東西數十里  
爲尤甚嘗攷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三江  
故跡大非昔比不藉故川舊瀆分殺其勢則震

東傾西潰決四出吳民受患烏有已時况其道  
繇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道惟白茆七浦  
與茲至和分爲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茆往歲不  
通

朝廷嘗遣大臣爲疏濬之說者謂其功用與三江  
等而至和淺涸如故值姚公文灝以工部主事  
奉

敕治水吳中顧茲當濬遂命府判陳侯暉知縣張侯



齋卽日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  
爲丈凡若干爲工凡若干深一丈濶比于深十  
倍中作水線制其高卑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  
若干悉出公奏

請民徃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廿又  
六日而畢先是陰雨彌月衆以凍沍爲憂及卽  
事晴暖倍常風雪不作畚鍤克施群情歡洽張  
侯以公成績徵予記示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

中水患不咎諸天而惟咎人事之不修蓋天時  
之變雖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八彼有  
不參以人一惟委之于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  
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于人事者若  
唐虞置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爲川師我  
國家川澤之任則領于冬官大司空今

聖天子尤拳拳東南水利迺者從臣下之請  
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繇慎選而來至則延訪鴻碩

講求源委荒陬僻藪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  
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蔽而不  
逆其所取繇是迂談鑿論舉不足以奪其所見  
之真矣茲于至和一支關係重大雖勞衆費財  
有所不計其知要哉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  
德竭力從事鳩工散則杜絕侵蠹實惠及民民  
忘其勞故能化梗爲通去害爲利不出旬月而  
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加濬治  
紹公休績豈惟茲水永永有賴亦因得以仰窺  
皇上參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功  
亦就緒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姚公字秀夫江  
右人繇甲科進士陳侯字耀卿河南人繇鄉進  
士張侯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姚  
公同也

○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

弘治十年

東吳泄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于東南而東江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七鴉白茅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茅在三十六浦爲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徐公受

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茆海口漲沙爲梗以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也但其間亦頗爲村市居民所阨塞水性未遂余之有意于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于

上設導河夫于沿江旣又議收其值隨時募工十年始以斯詢於通判陳暉常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奮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二丈可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

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闢直塘兩  
厓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  
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  
或有道予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  
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  
譴怒不爲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  
而張又果于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易成也成  
之日陳以紀述爲言予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  
書其概如此云

袁褰曰弘治八年吳大水

國計告乏少司徒徐公貫奉

敕開濬白茆港水始有歸繼之者主政姚公文灝議  
築沙湖隄用治河卷埽法而事協濟迄今  
賴焉五十餘年來水災屢見大約二十年  
港浦堙塞水始潴積汎濫議者云必開白  
茆港七鴉浦數支而災至稍可免然開濬

之費浩繁殆難悅以使民乎正德初郡守  
林公廷棉嘗一濬之嘉靖初巡撫李公充  
嗣奉

敕開府太倉又一濬今又將其期矣今歲之水時局  
沍寒不縮不涸歲歉已見意者開濬茲其  
時乎在掌

國計者之所當急講也嘉靖戊申臘日識

○吳瑞崑山縣重濬十河功績記

弘治十一年

崑故澤國也鍾三江五湖之底其西納東吐晝  
夜不息實藉支川衆瀆有以分殺其勢也苟疏  
淪之失宜則瀦積不流有入無出若盆盂旣盈  
潰決泛濫禍延隣國匪直爲一邑之患而已昔  
之治水者往往致詳于崑亦有以哉茲江右傅  
公潮以冬官郎中奉

敕治水中吳公清材遠識博學而能文其視太宗伯  
體齋先生爲伯兄世稱大小傅先生云行縣至

崑視崑之支流雖聯絡交錯而整然不亂溪嘆  
前人經畫之精以爲不如是則邑無寧歲矣然  
通則利淤則害其得失是非瞭然易辨將欲大  
修水土之利于崑而崑民方脫水患之餘呻吟  
甫息生理未暢苟簡目前憚於動作因集父老  
于庭反覆開諭民始曉然趨令乃飭有司經理  
財賦調役授地十日而卽事焉濬浦四曰大虞  
浦曰大石浦曰徐公浦曰顧浦濬涇五曰斗門  
涇曰羅莊涇曰尤涇曰橫涇曰黃昌涇濬塘一  
曰至和塘其深濶丈尺視舊加倍復崇其隄防  
以絕旁啗工給以直不以官使故畚鍤之興歡  
聲如雷共用夫若干萬人錢若干萬緡始事于  
弘治戊午十月歷己未庚申十二月而十功告  
成蓋役止于農隙以最後畢工之日爲斷也董  
其役者知縣徐侯璉縣丞楊侯孟奇而總之府  
判陳侯暉三君體悉公意程督固嚴而保愛之

仁未嘗不寓于其中公則單騎往來旌勤勵情  
提其宏綱罔有遺漏惟茲十河利博而害亦大  
故治之當最先其他川瀆關涉稍緩分命旁近  
協力拯濟務俾通利若湖川塘地屬太倉當岷  
下流距海密邇崑嘗爲其濬助故記亦見之公  
尤嚴盜河爲田之禁重其罰而悉奪其地還之  
官雖有請佃之說亦閣而不行矣三君以公成  
績爲崑民百世永賴相與伐石徵予文爲記予  
嘗讀文正范公書有曰吳中水患昨開五湖泄  
去積水秋望可期是知治水要訣在河也復讀  
文穆范公記文有曰崑當具區之委必使縱塘  
衡浦疏瀹四出然後民得而稼之又知濬滌爲  
治水急務也公于崑之十河獨加詳焉將無小  
大一惟濬滌爲務其亦二公之見歟治甫三載  
連三稔百姓自輸恒賦外足以仰事而俯育室  
家相慶飽煖卒歲固天運之有常亦人謀有以

勝之也卽一邑而七郡可類推矣曩予亦嘗承  
乏理北河事尋以病免蓋北河以漕事爲重恒  
苦水之源不繼治法嘗先源而後委吳中以田  
事爲急惟慮水之委不洩治法嘗先委而後源  
南北不同故疏治亦不能以皆同予偶執筆記  
公偉績仰止不休徒興執鞭之嘆若公者可謂  
不負

聖天子付託之重者矣竊于簡末附已見以爲欲知  
河事者告焉

○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弘治十  
二年

四明楊君子器以名進士來知縣事孳孳治理  
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濱海其東北  
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  
海在宋元時嘗立水軍寨建爲鉅鎮我

明更置巡簡司以事防守歷歲茲久海水衝坍至今  
海口以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地浦爲潮沙所



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澇則沮洳弗泄民  
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弗穰未易  
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奉

命來司水政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民用胥勸  
役者子來于是濬許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八  
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稍食稱  
事爲力易者人三尺爲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  
畢卽釋不計早暮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  
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  
爲坦道植柳于兩崖之上俾土不善崩以蔭行  
者得舊石闌于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  
泄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巡司于闌上用便巡邏  
復謂梅李實居上流水比不通舟行用阻仍以  
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  
濶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自城  
東門抵海口七十里有奇凡爲工三萬三千有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奇木石工之費僅二十緡有奇始工于弘治己未十一月訖工于庚申正月爲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是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爲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焉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將無窮乃建亭鑿石置諸閘上介邑庠生朱紳來請紀予惟

朝廷張官置吏惟以爲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病苦率于親民者是賴而世之銳者樂于速化旣無意于爲民鈍者安于無爲又無力于爲民是以民病日深莫可告語若今許浦之役其事最重大其費最浩穰使非楊君篤于爲民傅君樂于從善欲求是浦底績不亦難乎孔子論政曰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楊君其庶幾焉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吳寬長洲縣興築沙湖隄記

弘治十二年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

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卽太湖也  
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  
水所潴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卽周  
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旣曰  
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竝湖者  
旣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  
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  
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  
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  
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  
所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絕道上其北多  
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爲患者尤甚旁有盜藪  
以行劫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  
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皆  
謂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  
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

救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旣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貫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充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爲左副都御史彭公禮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爲功違之則難雖然又有難易焉孟子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于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于壞而已今夫沙湖爲

隄旣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湍悍特殺而抑  
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  
梁作淮堰成而卽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  
水利之不行日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  
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  
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  
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  
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  
判陳暉知縣劉珂鄜璠縣丞竇胤主簿喻秉則  
勞績竝著皆可書者於是傅君使來請文刻石  
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  
君竝美無忝於

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祝允明太倉州重濬湖川塘記

弘治十  
二年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于私  
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加之是益其

亂也惟知及之而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  
創作其績有以相時

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  
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爲觀舜命禹禹  
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爲不與者耶  
爲不爲咸以理理爲而爲雖甚勞煩焉猶無爲  
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年而三  
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紛若聚訟繇范

文正蘇文忠迨二邨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  
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不能  
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  
間然爲之者其舜禹之事歟太倉州北數十里  
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  
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塘以來滙東連  
小塘子中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  
城東注清濁交嚙又劉家湖之緯州而西出者

繇鹽鐵塘及湖川而定東北繇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渾沙迎合淀壅澱澇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定

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傍田以利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埋身十里餘漕成夷壤草芟紕盤小汎絕滴西至金雞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

奏可下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陘中纔如溝無幾輒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等乃牒陳於今巡撫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郎中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府判陳君暉率州判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挾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扉雲聚蟻運二公躬往

視之初塘身旣闢而兩岍相去直與下等彭公  
曰是不然岍潰且復合塘之塞耳乃命削其廉  
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上旬訖事于明  
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  
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面  
廣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  
積勞日給導河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  
于是水道流利而田野闢舟楫便租賦復上下  
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于郡郡大利  
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研究今昔諸賢緒論愧愚  
暗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亘宇宙弗可  
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更張復之而  
還治茲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  
淪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  
行旣陳六府惟修有以相

后皇補天地蓋有根柢所在在獨持一理以宰割百



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爲而若無爲若禹  
之于虞也奚其異於乎勸今規來永古作者之  
澤以信吾民之刳鑿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  
敢辭謹用鋪勒昭烈俾職于後者時消息以斯  
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引而提挈者知府曹  
公鳳知州李侯端董涖于成者陳君專職之力  
及黃君也

○桑悅太倉州重濬湖川塘題名記

弘治十  
二年

湖川塘橫亘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澆潤數十  
里歲久滯壅窪者沮洳萃杪平原有司被

旨欲濬因循功鉅弗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  
公按視之召所屬諭之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  
門豹爲鄴令鑿十二陂以利民時稱賢大夫司  
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力津以大邑顧慊  
鄴邪棘鑿允宜令下荷鋪如雲庶民子來工興  
之中巡撫都御史彭公親履眺相示以勸懲工

訖已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成  
功孔艱書告悅曰禮云后稷之爲烈也豈一手  
一足之力哉塘濬何所歸凡百執事效勞已久  
先生當爲之暴白以勸來者悅聞老子云數其  
車無全車以車分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益之  
屬不可枚舉合而言之曰車而已總名彰則諸  
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公總名已獲乃不自居  
而欲分數輻等其德之厚爲何如耶是役之興  
知府曹公鳳綱維有度翼以竟事治農通判陳  
侯暉身致于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膚功告成  
州判黃君譜崑山縣丞楊君孟奇分董工役勤  
勩惟均知州李侯端暨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  
籌畫算金廩夫州判龔君詔吏目施泰給散以  
公巡簡孫雄奔走鐫隋弗懈皆可數之以詔無  
極其叅事義官糧塘耆老不能悉數宜拔其尤  
者書其名姓于碑陰衆議河所繇濬公實不得

辭其總名

○陳琦澣墅永通渠記

弘治十二年

吳郡去城西北三舍許有名鎮曰澣墅濱臨漕河舟航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樂間通漕以來至景泰間

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

命地官之廉勤幹濟者涖焉涖于是操拘縱之柄而時其啓閉遇夜則鑰之以防私渡其法舟之廣

狹徵賦之多寡按季而輸之民部其資

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猶傳舍以積歛爲功績事裁損於利者咸莫之爲弘治十二年己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

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爲本如商之竹木過此者則曰此工曹已稅矣不可爲之重征也聽其徑行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納稅者且與商賈舟鱗次放行其間豈無婚喪延醫診援

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苦于稽滯乎爰謀  
爰度乃卽關轄之防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  
修若干丈廣六尺餘僅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農  
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裹糧之輩晨夕往來無  
復艱阻于是人心欣躍感戴公德之至關之父  
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良恐歲  
久繕治不繼日就堙汨則爲民病猶前日願得  
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  
相承于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人心無古今賴  
公忠以奉

國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  
協恭贊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爲慮哉  
且公之偉績誠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窗戶疏  
達外建屏牆增補石岸財出于官民不知費益  
公廉以濟敏公以施仁故商不濫徵而課額自  
足津無苛留而渡有捷徑夤緣射利者無所投

其隙倚法爲奸者無所施其計烏乎是可以規  
政矣異時秉

國之鈞均

國之惠卽此心之充拓耳又奚庸言因記其渠也

而牽聯書之公名先字伯啓閩之汀州人繇進

士任今官云

○楊循吉三吳治水碑記

弘治十三年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

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

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人故水土

用乂而歲功成焉蓋我

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爲域厥今江南數郡雖

藐列版圖然

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爲三輔則當時溝洫之法

亦詳也已逮至

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茲土

克用濬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繇然也

皇上統御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

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葉紳病水之弗利具列以聞卽用其議特命工部侍郎今尚書徐公貫以右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

詔今刑部侍郎前巡撫何公鑑同其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爲大今三江雖具輸瀉無所則嚙田漫禾民餒繇焉公用是以

德意諭郡縣發疏鑿之士十二萬俾行卽工則判澤支爲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一日竝作搔爬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茆塘者爲之尤力大槩取推蕩令滔滔而已越明年二

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略動而不譁旣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乎遠邇

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又

奏以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文灝領其職後三年新喻傅君潮以郎中至祇承惟謹益取遺規而廣之于是茂績有加而田間父老始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略與興作弗稱願

重刻石播盛美乃述斯頌達群情而使著焉其

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

攸寧延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

厥害旣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

命莫大于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

耕鑄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實著于篇故以

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惟艱乎哉惟我

皇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

太祖四海一心同奉

真主天縱

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懽忻鼓舞惟

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憫于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  
大命冊用司空夫

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事必有  
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

明詔來南經營駟牡是乘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  
川澤孰源孰流若通若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  
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月爲期母或病爾爾

田爾利

聖皇戴于懷庶民間公觀相盈涯積土成山拔濤如  
雷瀾瀾洋洋胼理無乖

皇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苦耕  
之匪易戚于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  
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衍衍婦子不復聚憂



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于四州擁車  
引檐視公出游懿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  
匪夏伊周穰穰甫田犬不夜嗥嗚呼休哉蓋勞  
罔不逸而勤罔不報公進六卿

寵光有耀

明良逢兮世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

聖明兮萬壽黎民兮不飢統八埏兮咸樂奚可美兮  
惟茲顧一代之偉績亦巍乎卓矣是故敢陳于

頌詩

○王鏊五湖記

正德二年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  
七十二襟帶三州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  
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  
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  
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  
康長興以入而皆繇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

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臯里湖而吳人稱語則惟曰太湖云

○劉天和建昌圩閘記

正德十年

金壇西北有圩曰建昌其上流全受茅山丁角長山諸水每夏秋霖潦則水泛濫而下乃環圩築土爲堤以禦之週八十餘里分諸水爲二派南北環堤而流以入于運河圩之內皆平壤以畝計者近十萬土雜沙泥宜麩麥所入利與秋穀等中爲天荒蕩溪流旁達積水以備旱畝與田稱舊於圩南置閘以司蓄洩顧近上流水易衝嚙且地高水去不疾成化間乃移置圩東下流潭頭然閘高則水積不去田之下者易沒下則水去不留田之高者易旱有難以兩遂者以故隨葺隨圯歲久莫治也正德歲乙亥十月余循行田野偶至此而得其故乃進圩民之長者而問焉曰圩田高者十之八下者十之二爾閘南北各二里許則田之最下者就觀之水沒不盈尺而閘底之水尚三尺許乃諭于衆曰使水

縮尺許則田之下者盡露矣矧可利於寡而不  
利於衆哉然則閘視舊宜高而廣衆乃欣然合  
辭以應曰唯唯于是鳩工計材委圩民之能者  
分治其事峙椿木纍堅珉傍各爲二翼以殺水  
勢上甃石爲橋以通往來越丙子春正凡四月  
而告成閘制廣狹高下蓄洩之禁與治閘者姓  
名備列於碑陰

○劉天和都圩埠閘記

正德十一年

金壇之地惟四區爲最下區有閘名都圩其上  
流分受茅山方山全受丫髻山青龍洞黃金山  
白玉澗四源之水南北分流入長蕩湖介兩河  
之間田皆窪下隨地形築土爲圩爲埠中曰蕩  
東曰邵家曰東莊曰岳家凡埠四北曰大蕩曰  
張家曰蕩景曰伏艸凡埠三圩一南曰蕩埠曰  
上葑曰中葑曰下葑曰張祥曰戴圩凡埠五圩  
一其間復有枝河二導水自閘以達于運河潴

于湖顧河淺而隘卑低而圯閘廢不治久矣每  
夏秋霖潦則水彌漫而下渺然巨浸率累歲僅  
一獲且稅倍重他所居民流徙者十之七荒蕪  
極目余見而悲之進區民而語之曰若胡不治  
堤與閘而其於轉徙耶咸蹙額曰傭作以給妻  
孥竭力以償稅凡里鄰之流徙者併償焉救死  
且不贍而何有於是耶余聞而益悲曰閘可復  
而堤不可卒爲也然歲一治焉庶其可漸復乎  
衆曰唯唯乃蠲其稅之倍償與貧不能輸者俾  
民出力以治堤計田而任官出貲以治閘量值  
而給于是衆欣然趨令無督責點集之擾而工  
不愆期堤之高者僅尺許蓋不欲急就以病民  
也自冬徂春而堤成甫夏而閘成及秋乃大穫  
余率僚屬往觀而喜吾民之少濟乃記此于石  
且有望于來者嗣而治之也治閘者爲耆民陳  
簠姜玉云

○王鏊吳郡治水碑記

嘉靖元年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

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茆港爲首

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克嗣方著若績詔卽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工部都水

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環佐之公博訪羣策相

度源委謂東南諸水或滙太湖繇三江入海而

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

雖在而多咽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茆港入海

最大且駛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

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

夫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

也陽城昆承澱泖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

且漲爲病四肢百脉悉病矣公乃駐節湖上且  
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勿淺深計遠邇力  
賦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犒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競  
勸率未明興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檝如星插舂  
如雨謹呼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  
茆自北達于江河形結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  
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  
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  
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  
洪爲港爲涇爲漚者凡十有九吳淞江上流頗  
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  
廣之濶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  
尺濶十八丈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闕則  
爲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  
少殺白茆之流又爲堰一淞勢弱不能蕩激易

淀且闕又爲石閘一蓋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閘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凡爲工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爲兩若干米爲石若干費亦大矣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夫

○陳璜太倉州大東門閘記

嘉靖十年

嘉靖戊子秋予來守茲土於諸興革必集儒紳耆彥議厥所宜其曰葺學宮曰建水牕則固言人人符而吾同年張侍御仲明屬寓書爲之贊決越明年乃閱境內淫祠之弗在祀典者毀之用廣

文廟建尊經閣修明倫堂而規制略備又明年庚



寅而蒔事興焉婁城水門凡三區左一右二引貫海潮旋盈輒涸其土著之家若干火患病于取給此議者之所以罔或後也初擬發公儲之羨而州民有仗義者佐力以成其二會太倉衛揮使王侯過予語及茲役因承任焉已而聚石鳩工璜雖量爲之處經畫章程則一以與侯商之始是年仲春訖季秋之望其崇廣有加于右者防海潮之勢甚于東偏也予與州人落其成仍爲審盈虛之候嚴啓閉之規以示有永衆曰乃今三門之水有常潴矣風氣所鍾土脉厚矣溝洫分流灌溉時矣以至商賈舟楫百物用利若將有推于予者而不知終美之功予實有賴于侯也侯復請記歲月竊惟城池之說凡以衛民也水牖之設又以利民也侯于茲土任衛民之責者也是舉也其果利吾民耶侯之功固有在矣其以吾民之利之也而保障之或疎吾恐

海邦險地殆不足以今日之利爲利也詩曰公  
侯于城侯之謂矣易曰思患預防願相與勉之  
侯名漢字天章其先鳳陽定遠人以武功世官  
太倉至侯凡六傳矣相厥工者則王衛幕名祐  
四川犍爲人

○顧溱太倉州大西門閘記

嘉靖十年

夫太倉吳之左蔽也東帶巨海西控太湖南抱  
婁江北通七浦其城之水門曰大東大西小西

實接受海潮而東南之州名雄天下陳侯來守  
三年平易布素惠政勤勤如歷城相厥居焉觀  
流泉焉尋興華焉望風氣焉發人才焉作曰茲  
水所籍咸吾州曷一城哉大東堵弗流生氣微  
大西小西盈涸不移晷元氣微奚可乎堵者宜  
閘通者散宜閘閘利茂加焉乃下令首閘大西  
門其長一丈五尺廣九丈二尺崇一丈五尺壘  
石版中時啓閉也閘左作堂三楹以便巡息工

始于嘉靖九年十月望日訖于今年三月十二日聞東距大東可三里南距小西可一里于是東海太湖婁江七浦之秀博洽州土水火相濟利用厚生懋矣哉侯名璜字珮之子同年進士江西鄱陽人

○王同祖太倉州城水門三閘記

嘉靖十二年

太倉古婁邑東境襟帶滄海爲三吳圍故無城逮僞周誠王始城之我

高皇帝戡定禍亂混一區宇創制經野惟時要衝設太倉鎮海二衛戍守之弘治間用撫臣議分土建州屬之蘇於是元元日殷賦供日蕃比于上邑遂爲東南雄鎮於乎盛哉嘉靖戊子鄱陽陳子珮之以駕部郎中絀守是邦懷和操平履樸崇惠敷猷底績不茹不吐熙熙乎期年而治矣陳子猶退然若不足求所以益之者于是躬循閭閻問所疾苦喟然嘆曰茲州建且三十餘年

而民無恒產空虛轉徙什八九其故何哉乃詢  
謀諸里士大夫侍御張子仲明曰予聞之民之  
言曰城距海不數十里而近門之通水者三東  
一西二惟是潮汐經其中矢迅而驟涸也民皆  
洶洶焉弗遑寧處遍興廢而無有永基皆以是  
之兆之也是固青島之說也豈其然乎陳子曰  
嗚呼法之無良焉取于治人之不臧焉取于法  
水烏能爲雖然相土表植厥惟五材天之始生  
物之攸資水居其要是故古之敷土者導江河  
基邑者卜纏澗重形勢以裕民也夫水之勢矢  
則直而無情迅則激而靡寧驟涸則虛而不盈  
皆非民之利也子得之矣乃周覽區涯博采形  
與以暨城闔曰節以殺之其庶乎民之情乎爰  
度于三門之內門置閘焉俾啓閉出入無盈虧  
疾徐而緩急需也州之巨室咸樂趨事分委力  
任要束功緒石菑金隄蹇蹇翼翼不費于公不

裒於民曾不踰時而厥功告成於是土著之民始有固志驩然胥慶以爲無窮之澤也已掌衛事指揮文君子良馬君應乾目覩盛舉作而言曰兵民一道竊與有賴焉圖所以敷述成功勦諸貞石以昭示永久者乃相率屬記于王子王子曰祖聞之緣宜以宣惠者功不困聯情以集事者力不殫攬勢以永圖者利習而民安之是故從政者有所反之以取媚故之道也所以道乎民之欲也是役也緣物之宜節之而不拂乎故也聯民之情恤之而無所于損也攬地之勢利之若踞而俟可以固存也于是乎不朽矣是役也張子能達之陳子能行之以庇民也皆可以書故不以不腆辭而爲之記其事陳子名璜張子名寅與祖皆爲同年進士文君名相武舉士馬君名子龍其工始訖闡具記故不書

○鄧鞅常熟縣重修芝塘鎮尚書行府記

嘉靖九年

初太子少保內江李公充嗣以加秩工部尚書  
兼都御史治水三吳

天子錫之璽書用昔臨遣夏忠靖公故事所以簡任  
責成之者甚至公旣乘傳至吳中延見耆俊問  
水之病民有幾其當專治者何居僉曰吳下邑  
常熟厥有巨浦曰白茆是會衆水達于海其湮  
久矣卽治之未可以旬月計也公曰僉予其往  
觀哉乃遍視水道已而率用羣議致公於白茆

分遣庶僚治他水而躬蒞于茲調工峙棖役大  
而煩公職巡撫轄屬職吏若民胥來走節下符  
移調答無虛晷公謂茆舍卽事可乎爰命有司  
治廨宇縣之鎮曰芝塘近臨海壩有老氏之宮  
卽用改作之加塗飾焉浹月而以具告體勢甚  
尊是謂尚書行府他日河工成公奏于

朝有

詔嘉賚遷公兵部會

天子南狩公典留務自是不復至前爲老氏學者緣

託守視潛據以有邑之人有訟于侍御交城胡

公體乾公曰今

天子方黜異教而是獨敢于紀亟下縣令徐侯澐俾  
治之斥其徒召里師集諸生業于旁舍如書院  
仍書其事于石以著戒侯承命惟謹命工加葺  
復舊觀具牘論報于臺間以記命鞞鞞謹序次  
其事而言曰夫官宇之建爲職務也有係於事  
置有因事而暫置事已則革乃若暫置而其事  
不可廢者則今尚書行府是已鞞邑人也於白  
茆水事常與聞之當元末張氏之有吳白茆廢  
不治僞僉樞呂珍濬之

明興永樂中旋廢時則以

命湘陰夏忠靖公弘治中再廢

廷臣以爲言時則以

命尚書淳安徐公貫繇徐公後凡二十年餘而廢時

則以

命李公充嗣夫白茆之通塞無恒塞則煩大臣以出  
若其廨宇可得而廢乎昔召康公敷政南國後  
人見其所舍之甘棠相戒勿剪諸葛武侯輔漢  
于末造所遺廟相蜀人世不敢傷之治不足以  
行遠則其遺迹之存亾不屬於人心此尙書行  
府之修復于民事官常俱有攸係未可易視焉  
者交城公以正學登

朝司國之直所至振揚風紀斯舉也又以見其慎  
司存芟異教篤美于前政而邑侯之趣尚雅正  
官度精敏皆可紀也

○張袞江陰縣建三關淡水閘記

嘉靖二十五年

江陰四門南北東三門皆設水關潮汐患至未  
有闌也北倚大江直受江水之激射朝浮暮涸  
比及冬寒城中無勺水自潤况舟楫乎南與北  
直對而東居左水勢易洩其患同然嘉靖丙午



連遭旱威人情洶洶城內外居人願出私錢自效邑大尹麟陽趙君錦聽民之請復令公舉耆民三人領之畫既定趙君入

覲推府剡溪裘君來署縣事乃以趙君成畫民庶輿情亟辭告所隸行臺尋報曰可裘君乃布令國中指揮各役關北關東則陳鶴徐治主之關以南屬之黃鑿鑿願獨力是究總其事者水利丞王南山也始工於是冬之十二月越明年丁未三月以次卽叙其爲制也壘石爲防中橫以檻去河底高二尺有餘潮至則舟從以入退則積水平盈於檻汙汙渠渠蔚有嘉利維北築高三倍以禦湍急東稍次之令江水從外濠迤邐而東又南轉以入于關之河此其大較也趙君旣礱石道傍俾予書之日月子惟邑有六事水利爲急古之人蓋有能障大澤明用錫享受封國者西門遺利漳水在旁豹不知引而史起譏

之謂其不知是不智也知而不爲是不仁也仁  
智未盡政何有也以今視昔利害較然而三閘  
之興順地勢高下之宜節潮汐往來之候風氣  
以固福祚攸隆其功不可諼也爰刻而存之以  
永憲于來者

○張寅婁江新堤記

嘉靖二  
十四年

蘇郡屬治惟太倉處劇雄鎮婁江西受震澤之  
水震澤之水入三江而婁江爲大其南東江吳

淞江今且溢流矣東受海潮之水入三港而劉  
家河爲大其北戚浦白茆港今爲圩渠矣州之  
西鄙東去城三里西接吳塘口爲里者半近郊  
稱險盡廬名關傳館送迎舳艫艤泊饋運連艘  
賈貨茲殖游人喧渡漁戶圍網田無輟耰樵無  
停採地爲至要勢當其衝知政君子治莫可緩  
其水涯舊址廣若康衢能捍水患年代寢遠隄  
防漸壞况當湖潮二水之會波流滌迴驚濤悍

湍走陸嶠道士隨流去十且六七舟隔則揭跣  
以登岸逼則易屨而徙往來局促行旅客嗟公  
私病之牧守周侯士佐見而嘆曰削疆漂民政  
惟闕哉失時不修政惟怠哉旣而曰廩無餘粟  
帑無羨財歲歉舉盈政惟悖哉將若之何凡民  
苦於始作泰于成功擇勞而使易趨通變而使  
不倦可也乃白于代巡呂公光洵憲司教公璠  
郡長范公慶悉可其議視厥庶民有偶爾犯科  
情可矜疑者條爲法程使分治之計直而自用  
其財鳩工而自食其力耕夫無所徭舶賈無所  
征官不爲勞民不爲擾不三月而事竣長可八  
百尺廣加仍舊甃石於激射之旁柱木于沸奔  
之下如堦如墉弗潰弗崩以遏亂流以薄江怒  
人皆樂而利之召堰蘇堤不獨專美侯之功其  
永存也哉寅爲序之而繹其旨有二焉曰侯斯  
舉也有利物之仁有節財之義仁以行之自夫

心之愛耳爲愷悌爲循良政始不苛義以達之  
自夫事之宜耳爲嚴毅爲斷制政始不紊雖則  
斯堤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無不寓焉誠我侯  
立德之地也侯之名其不朽也哉佐斯役者湯  
君拱閭君儀金君江而贊之則阮君洪也

○徐門肇建練湖公莊記

嘉靖二十四年

鎮江郡屬邑丹陽北通大江東接吳越西達

南京當水陸交會達官公使舟車全至其邑凡廩

食夫家之出罔恤民難或張威聲以陵轢州縣

必遂而後已長吏率多厚遺顯以求譽進而僚

佐公私宴會下至胥徒雜役皆得以蠶食其間

故城邑有所謂坊支鄉鄙有所謂班支之直坊

支歲費二三千金班支歲計七百餘金一切厚

歛無名之出視前約加數倍而猶不足皆出官

府追呼擊椎敲朴之下蕩產業鬻子女以充日

瀕于流離困阨較他邑亦數倍焉莆田林子華

來守是邦睠茲民隱盡於其心求所以節縮益裕興利除害未有術也惟邑西北有巨浸舊名練湖水勢衝激滎迴下生魚鱉上壅陂田每爲勢家所侵宋賈似道得之賈敗旋歸諸民自元迄我

明往往利歸豪勢豪去民復爭之死于訟者不知幾人案牒棼如官弗勝理林子曰是物極將復宜歸諸民也夫裒多而益少霰利益民奚不可者迺以經理狀白前巡撫今少司寇諭公茂堅今巡撫中丞丁公汝夔操江中丞錫公行中巡按侍御周君亮呂君光洵吳君瓊李君丕顯謂有經國遠圖咸如其議先時兵備陳君楠議又欲盡復爲湖以通運道其費浩繁公私皆無所益林子乃率僚屬郡丞鄒揚金壇令黃縉丹陽令雷鳴往湖周約六十里承蓄長山諸水惟因勢高下而利通之故有水出石閘各二十三座渚

吳中水利全書  
放皆有節候近資民漑下達官河其高處久壅  
爲廬舍麥稻桑麻之野土沃而利饒又近巡按  
侍御舒君汀輩理劄楊靳歐諸姓所爭田通計  
該二千三十二畝有奇并嘉山寺民爭鬪田地  
計四百八十二畝有奇舒侍御又以頑民王可  
所爭丹徒縣江漲洲田九千餘畝不入版圖下  
府理沒其三分之一并没皋腦上護二洲計五  
百六十二畝鶴林院田地一百七十八畝山八  
百八十六畝亦白前巡撫今南少司農夏公邦  
謨前巡撫喻公丁公巡按周君呂君吳君李君  
今兵備憲副陶君欽夔皆如議召無業之民俾  
食其力歲收入易價各九千金下丹徒令茅君  
坤丹陽令胡君慥議約二邑歲額二千金爲三  
百六十以代站支郡以二百金邑以一百二十  
金以代坊支備賓旅廩食鄉飲公讌之費註記  
有籍邑掌出納而郡察之凡管官府追呼敲朴

竭民膏以給坊班公私冗費一切停罷斥其羨  
餘少補會計惟正不足之供繇是凋瘵四民懽  
忻鼓舞咸樂有生矣粵惟山澤之利天地本生  
以利人先王憲天而立政疆理授田川梁弛禁  
以美利而利之而豪勢富家本厚封殖又復處  
非其有以鬱衆情胥讒胥慝以塞公議不知上  
天生人之意厚殖之不可常也林子廉得其清  
政得其理析群隱於震憾不撓之中而撫按諸  
司一皆樹德爲民宣和振滯或先之以創事或  
引之以就功蓋其正大公平之心上下交通以  
開民生長久之利視昔傷財而厲民匿慝而蠹  
政其於公私利害之相懸奚啻倍屣什百計哉  
余赴任過丹陽見胡尹平易愿慤蓋欲成林子  
之意而保艾其民者謂良法可傳於後世而無  
弊拜乞記言於余余官於閩雅知林子恬淡甘  
貧窮達不貳必能深靜養以觀萬物之情故其

爲政實有孔門節用愛人惠而不費之意者遂  
記其事歸焉

○文徵明太倉州重濬七浦塘碑記

嘉靖二十五年

吳號澤國故多水患太倉在郡東鄙地瀕大海  
乃多高仰之田非資海潤莫適灌溉海日再潮  
淀沙易淤在昔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歲其徒修  
築濬治之隄防恒固浦港通流高下之田咸濟  
弗病郊亶氏謂廣深其源非直用以決低田之  
水亦使岡阜之地皆可耕而食也州旣瀕海浦  
港爲多而七浦塘最鉅塘在州之東北橫亘五  
十里西受陽城諸湖之委以入于海海潮去來  
有時而湖流不息駛迅激射淤沙不能爲患斯  
固東人之恒利也歲久厄塞民病不耕弘治初  
都水姚公文灝嘗一濬之賴以處業比歲陽城  
之民竝湖爲斜堰堰湖水而分之其西流北折  
而入於白茆東流自尤涇南出巴城迂迴而屬



七浦其勢漸緩而其流益微不能當海潮之衝日積月淤至于不通而高仰之田獨受其敝嘉靖丙午有

詔興修三吳水利于時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御史王公言祇

詔維謹謀于副使敖公璠郡守范公慶議旣克協乃糾民集財以是歲十月之隙感事卽工而州同知浦城周公實董其役于是躬履其地分程授事時其食作而公其勸懲民懽趨之如子趨父事秉鍤操畚偕手並作始濬自石橋圩東行若干里至于直塘延袤千八十丈有奇自直塘東行若干里至於沙頭延袤二千四百二十丈又東行歷塗松抵橫涇若干里延袤千八十有一丈總爲丈四千五百六十有奇其深自一丈至八丈廣自八丈至十丈極于十有五丈始微而漸拓之以極其勢也于是輪瀉有委飛流迅疾

淤沙滌不復留田之出于磽确而資以灌溉者  
頃畝以萬計而東民有粒食之望矣是役也凡  
用民夫萬八千四百糜銀爲兩者七千八百二  
十有三自經始迄於告成僅九十有七日都御  
史御史實肇之監司郡守主之今御史陳公終  
之至于區畫之周督率之勤周公與有勞焉公  
名鳳岐起進士以刑曹郎出決倅於此誕章敷  
化異績爲多此特其一事耳昉役之興也屬歲  
不登民飢而虛議者謂事大而役繁更費無隄  
驅飢虛之民而責以重大之役更無隄之費不  
病亦瘠矣曾不知事有緩急勞逸相倚不一勞  
之逸終無日茲役雖鉅實所以逸之也故曰以  
逸道使民雖勞弗怨雖然不小任怨則將因循  
自恕莫克肇端而持之不固行之不力亦終無  
所成而已矣故事尤貴于有終也穀梁氏有言  
智者慮勇者行仁者守惟諸公有焉斯不可以

無紀也系之詩曰粵吳粵區澤維其藪迺瞻在  
東曰堽維阜堽身嶺隆海波融融孰溉以庸陽  
湖維衝歲悠有室磽确有瘠民乃不粒爲我心  
惻維

皇明聖克念下民維諸公仁克艱厥臣

明詔是承弗遑有敦周覽川澤爰通斯塞川源旣通  
川流旣從有來弗窮沃衍以豐歲豐穰穰民懽  
懽懽豈不我勞以永有逸人亦有言厲之弗庸  
尚千百禩毋忘厥功

○陳如綸太倉州重濬七鴉港等河記

嘉靖二十六年

蘇州府之屬有太倉州州之北三十有六里有  
七丫浦西承陽昆諸湖之委東受海潮之逆其  
旁列支渠四十有六其田引而溉者萬有餘頃  
皆爲沃壤其始不可攷歷宋而元及我

熙朝則浦分隸崑山常熟弘治丁巳太倉立州割二  
縣地而浦始隸于太倉蓋十七也通塞靡常豐

凶攸繫而識本利者恒首務焉旣而崑山築斜  
堰障絕湖流弗復入浦無以滌源日潮汐再至  
泥沙淤淀間有射之構廬舍而水道束隘浦竟  
以湮廢旱潦無所於濟屢歲大亡民用告歉州  
民有何厲者詣

闕上書請重濬七丫浦先是巡撫都御史丁公汝  
夔巡按御史呂公光洵疏修水利已勤

宸慮因而特降

璽書簡畀巡撫都御史歐陽公必進專任經略公欽  
奉惟謹乃駐節吾州同兵備副使敖公璠集知  
府范君慶同知唐君儀知州周君士佐及二縣  
之長爰度土宜爰詢民瘼皆議曰茲浦宜重濬  
不可緩也必毀斜堰必置牐焉以節啓周遂掄  
州縣之良各董其役吾州則屬於同知周侯鳳  
岐侯繇刑部郎左選初蒞任其雅志任天下肆  
于茲役也尤勤焉乃因農隙以致期作界堰以

程功稽戶田以調役立耆總以率作止發帑錢  
以助饔飧置偵騎以辨勤惰斷平準以測深淺  
隨所經畫動中機宜衆志旣孚群力畢效侯乃  
托野處而時勸戒或曰任勞乎侯則曰予勤於  
衆焉辟勞乃正故道而撤廬舍或曰任怨乎侯  
則曰予勤於衆焉辟怨於是民益知威盡心盡  
力相忘於勞且幸

天鑒下民雨不破塊川靈效順海不揚波俾攻治各

盡其能胼胝不益其苦而弗亟弗弛功已就緒  
及其界堰盡夷石牖屹立湖流東注海汎西逆  
渠港皆盈灌溉咸給舟楫相尾桔槔相因歌聲  
續續喜色欣欣遐邇無間胥以樂其成也茲役  
也自嘉靖丙午十月經始再越月而竣矣爲丈  
凡四千五百三十有九爲夫凡一萬八千四百  
四十有二爲工凡五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有  
八民之耆長楊祥輩相謀礮石請記于予用紀

侯績予惟吳中之水甚易於治其流有定趨其  
濬有定法其功有定程蓋異于江淮河漢悍迅  
橫出築滄雜施而功不可以歲月計焉者也第  
今云治農者瘵官曠職弗知所務卽知務其或  
畏勞者沮辟怨者遜而弗克任其事卽任其事  
亦或議撓築室毀愬厲階習視因循弗底於績  
嗚呼水果未易治哉而治水者顧自難之耳侯  
也忠上之託惻民之隱勇弗辭勞公弗恤怨明  
以持斷說以孚民茲皆經世之大猷御事之至  
要也而侯兼有之是故功成于易易矣予抑有  
前聞孫叔敖鑿芍陂楚惠其德文翁治洩水蜀  
獲其饒又若召曰父杜曰母其功至今猶烈大  
抵率治水致之也今茲之濬茲浦也順天之時  
因地之利阜民之務理會勢從費省功倍氓有  
攸藉允慰永懷將見足食之休溢於四境恤功  
之譽逮於三吳而孫叔敖諸君子詎專美耶後

世必有覩七丫之跡究其本利所從來者矣則  
侯之流澤遺聲胥亾窮哉胥亾窮哉周侯字文  
徵閩浦城人時判官義烏金君江職在水利循  
行勸相預有勞焉例得附書

○王世貞太倉州重濬七浦楊林鹽鐵三塘記

隆慶  
元年

先皇帝之四十五年前參政臣凌雲翼言臣吳人頗  
習知吳事吳地固不能當天下一而歲  
賦十之二漕粟給大司農遂當天下半其農自  
壯比老死不能得一佚食日夜從事桔槔於水  
以田而間者水故道多闕無所灌洩請一切治  
水委之御史

詔下大司空議督鹺故嘗任治水其屬之鹺御史  
詔可其下鹺御史于是侍御孝義蔚公元康議治水  
而侍御洛陽董公堯封以按來曰是小借民力  
而大裨之于永永余敢以自諉乃會蔚公及撫

中丞巴陵謝公登之下按察使者湯公賓按察  
使者下郡守蔡君國熙丞金君柱龍君慶雲吳  
君宗吉議曰水數治不能周南畝以憂吳父老  
至煩叅政言然曩者尚書李公用大興法辟召  
官屬遍四郡甚屈縣官帑不二十餘年而塞不  
腴丁未之役臺使者以名任一倅倅以丈報至  
委數萬緡水土間不二年而塞卽計之今未有  
能用大興者也然使縣官不愛食民不愛力而  
司役者不愛耳目則固未有不辦治者也夫計  
之力取民近利者田二十而夫一遠者三十而  
夫一計之工夫三而丈一難者四而丈一計之  
食夫一而緡半計之耳目則丞等請以不肖軀  
任三公曰善其申議議四郡則先蘇議蘇先常  
熟太倉次嘉定議太倉先七浦次楊林鹽鐵則  
爲議七浦曰夫七浦縮穀常熟之口貫太倉而  
東注海者也利最先于是卽以



今皇帝之元年春金君任治七浦其役夫合諸七浦之傍田者而佐以楊林鹽鐵之民凡十八日而竣爲丈七千二百有奇工六十一萬一千五百十九食若金者六千一百五十有奇外創壩以距海潮費若金一百二十八閘一以備止洩費若金三百五十七又拓月河以輔之工萬一千六百五十二食若金者百三十七旣報而謝公以遷去今中丞莆田林公潤來曰嗚呼是余所理賦乃以勤以二三子亾何侍御慶陽麻公永嘉以瓜代蔚公曰惟余所奉

璽書以嗣事余敢辭則會林公董公再下金君吳君及侔吳君維京則復爲議楊林鹽鐵曰夫楊林者橫州之北其右多阜易涸而鹽鐵故漕河也是二河者太倉榦也丈各八千有奇青魚涇至吳塘顧浦嘉定榦也丈各三千有奇出七浦壩而外者海沙所沮洳不濬之卽揚塵也爲丈三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千八百五十計之工四萬五千食若金者五千  
四百有奇俱報可則又以戊辰春倅吳君與金  
君畫地而治之其規摹大抵眎七浦其役夫合  
諸河之傍田者而佐以七浦之民凡三十日而  
竣旣報不佞貞以燕請林公董公則相謂曰日  
大司農困匈奴使者十輩相望而

天子卽位予民租不能半然陽予之陰蝟取之矣吾  
儕憂皇之度無所出今而知所以策矣貞謝不  
敏乃曰昔在永宣民困犁庭忠靖敷刊壤沃流  
安文襄覈均伏摻困蘇其季年公私陳因策殆  
謂是乎二公曰然豈維子之州是利將四郡蚤  
莫焉退而蔡君以書請曰子爲銘之非以耀成  
事也以示後之志水者有攷也其無難興也無  
避口也無何而州父老數十百人復來請曰嚮  
者諸公雖屬我畚鍤而厚食我今旱二月矣而  
環河之民有生色焉殆諸公之貺乎與造物者

均哉貞乃不辭而爲之銘曰震澤沮洳惟天所  
滙以爲

帝藏日夜北首銜雲屑霜旣臚而廂原之不探陸塵  
其波河以溝防譬彼峻冬敗厥貉狐而嘆無裳  
維先末禩臣翼有言逮

帝初載大臣細旃強本節用覲求利害中丞煌煌手  
抉天翳百吏伏駭惟麻與董左冠右斧日畏日  
愛監司承之提衡守令以盡成事曰維諸河襟  
帶太倉黔首所恃官無私帑民無私力務一其  
志庶幾子來立表刻漏以聽戒備男跣而撻女  
執篋筐遵彼河旁猗歟金吳立畚鍤間與細分  
功民亦有言不日成之毋久勤公清流泱泱樹  
之梓楊以爲河封戛不念恤魃佐其武千里若  
赫環河四周膏澤所浸悉爲沃野桔槔之聲比  
阡相警以代澍雨無斲于夫斲我大吏是濬是  
撫爰在永宣忠靖司平七澤節宣文襄繼續籌

析秋毫爲民請蠲上錯塗泥外庾于田外府于

廬姒績棄仁群公勉旃斯千百年大吏具

○嚴訥常熟縣白茆港新建石閘記

隆慶三年

吳之水莫大于震澤其克有底定則以三江入

于海也禹貢志之矣三江今已湮其一而太倉

之有七浦常熟之有白茆之二港者其口皆瀕

于海而吳諸水所從入若可當二江然其關於

水利也甚大嘉靖初

天子特命大司空率其屬臨白茆濬之費二十餘萬

金江南數郡供之而其工亦役數郡之人歷年

多而港日已湮久議當疏以其費鉅役衆而聞

者皆相顧逡巡不敢輕動吳中境內坐是數十

年中災被水旱者常六七頃歲諸上官以諮于

邑令張侯博張侯數詣遍視謂其役亦不必求

如昔之大濬徒煩頰舌而坐失事功也則權宜

小濬之其深廣丈尺屬顧憲副量度時又有獻

計者謂港所繇湮徒以海潮混進而沙積焉耳  
今欲圖久遠莫若闢于海墻時其啓閉以節制  
之便而欲其闢之固免于水之衝嚙而未易崩  
也則莫若石潭以麗之便于是張侯以請于巡  
撫林公潤巡按董公堯封溫公如玉兵憲湯公  
賓郡守蔡公國熙諸公皆心切利民皆是之先  
是並港居民有牟墾于積土之上者張侯弛其  
天罰而第令計畝補稅爲伐石之費其餘則斥邑  
帑之羨金而撫按以下亦各發贖金之餘助之  
邑簿唐卿乃奉檄委芟于其地專志經營丞夏  
佐時往相之而邑士夫經事唐君雅于此留心  
焉與張侯議克合因亦延致多所詢訪晝旣周  
詳而唐侯輩亦殫智畢力勸相多方早作夜思  
寒暑無間未幾張侯被徵去而郡貳守龍侯慶  
雲金侯柱張侯雲鶯吳侯宗吉王侯軒迭臨以  
董蔡公每于勤勞有旌羣心衆力不懈益奮邑

令許侯洛繼至又往督之而裨益其所未及蓋  
經始于戊辰年之六月凡用銀四千一百四十  
一兩有奇役工凡五萬一千三十有奇迄己巳  
年之五月而閘告成矣今之蘇松公家之賦強  
半仰給主計者每議設官以督之而不知賦出  
于田田資于水利水利誠修則田可不蕪而賦  
可不虧是以有識者謂宜省督賦官而專設官  
以司水利可謂知要之論夫古之聖王之治水  
也卽躬自胼胝亦所不辭而周禮遂人稻人匠  
人列其官曰遂曰溝曰洫曰澮曰川辨其制以  
蓄以防以蕩以均以舍以瀉備其法蓋有以也  
今之食于民者號稱民之父母民有當興之利  
不亟圖之旱則坐視壤之瀉鹵潦則坐視鄉之  
沮洳蔗蓑不可施鉏艾無所獲而徒叢繭絲于  
懸磬之室濫鞭械于菜色之毗其不轉徙與剝  
削也者幾希矣而有道仁人其忍乎哉昔有渠

于谷口者而其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起後  
有陂于南陽者而其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毋斯役也水得所循而不爲害禾藉以溉而  
饒其生歲挽凶以爲豐土化瘠以爲沃士女老  
稚飢饉之厄鮮罹而公私之需多賴其頌聲之  
作夫豈後于谷口南陽之歌者哉往港旣大濬  
復設有導河之夫導河之艘以防其湮人以為  
其衣襦之息其後工直在官每借以他用而所  
存者特其名而已河不復導而欲其不湮也難  
矣今閘所宜防亦何以異于是吾欲告後來者  
慎葺其閘而勿使漸圯且凡可利民若茲閘者  
相繼講求而嗣興之以弘有濟于蒼生故于許  
侯之請記也爲不辭而書之

○陳瓚常熟縣重濬奚浦碑記

隆慶五年

奚浦在縣治北七十里導江流灌田千八百頃  
有畸洪武中常一濬厥功不繼浦遂淤民以大

英皇帝詔侍郎周公忱理東南水事錢故吾邑著姓  
時則有曰寬曰洪者稱賢豪爲里中倡上記周  
公請更濬浦且願輸資餉役夫公可之水部郎  
鄭公顥訖其事民賴以饒厥後浦復漸淤始猶  
潺潺不絕如帶寢遠竟成平疇雨瀰日卽大溢  
曠浹辰卽大涸年屢不登而歲租三萬六千餘  
斛逋不勝責先是蔡公守吳日鯁鯁然于東南  
利病病必剗利必樹而以事中去頃  
天子念吳民趣公再至已遷公臬副備四郡兵公曰  
禁民盜不如惠民使勿盜乃益求故所未盡者  
舉之錢之後刑部君受其父封公指復具奚浦  
當濬狀請于公公曰吾事也遂白巡按御史劉  
公屬郡倅吳侯相度之分疆戒徒方荷鍤僦土  
而邑令連侯至卽徒步周察扶其不力及深廣  
不中程者民益用勸蓋不踰月而竣事計所濬



長四千四百十丈廣五丈濬六丈凡用夫八萬  
八千九百五十官給金二千二百二十三兩餘  
功興農隙不妨三時費出罰鍰不歛一縉君子  
謂是役也主之者兩臺經之者蔡公吳侯慮其  
始連侯棘其成前規頓復稻梁興歌其利澤弘  
矣夫鄭國開先白公繼作故利可永久此一渠  
也使往歲周公之緒時纘不廢則力一而功百  
胡至官與民交病哉顧距今百三年始得一蔡  
公興其役信夫任事者希也今而後其尚圖永  
利哉劉公名曰睿南昌人蔡公名國熙永年人  
吳侯名宗吉浮梁人連侯名三元永年人刑部  
錢君名順德封公名體仁

○方逢時金壇縣浚張公壩河記

萬曆元年

余嘗謂天下河渠係民生利病者甚鉅故太史  
氏纂輯漢譜獨筆之於書較然明已及讀西門  
豹傳每言鑿渠若干里漑田若干頃則又疑其

功甚偉而疏鑿之貲曾不少槩見當其時豈皆  
取辦官府意必有好義樂施之士捐貲以助而  
史氏皆不及書故後世莫得其故也嘉靖壬寅  
余釋褐令宜興蚤夜靡寧求所以利便其民者  
問民所疾苦輒欲爲罷之問民所利輒欲爲興  
之居無幾值歲大旱當道有興水利之議諸長  
老來言張公壩地勢最高亢泉源不通罹災獨  
甚故有河歲久湮廢請疏之余往按視其地一  
如長老言乃嘆曰嗟乎使西門豹諸人蒞若土  
濬渠役豈暇朝食哉乃復諸當道請疏之維時  
飢饉之後民力不堪方謀爲捐俸發倉廩之事  
而溧陽史君際家居聞之告予曰公疏河以利  
民其願捐利以助役可乎遂發巨艘運米五百  
石于河上令其紀綱之僕三人來經出納河工  
用成旣予去宜興宦游幾四十餘年而民有時  
時來傳言張公壩水泉溉田之利者予曰此史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君之功也今年外翰王生國賓者言念舊雅間  
關走燕中候予因念往時各束髮譚析經史而  
今相顧皆頽然老矣不覺愴然因走筆爲之記

○徐階華亭縣修築捍海塘記

萬曆三年

吳米正官

華亭縣故有捍海塘按志塘築于開元元年縣  
創于天寶十年則塘固先縣而築矣豈塘成之  
後海水既不闌入而江湖之水又藉以停蓄故  
耕者獲其利日富日蕃而縣因以建歟萬曆三  
年夏五月晦海大風鼓濤山立怒號而西注敗  
塘于滌闕於白沙漂沒廬舍百十區潮乘其闕  
日再入流溢四境潮味鹹所過禾麥荳蔬立稿  
適歲旱民不得灌溉太守西蜀王侯以修瞿然  
曰災若此吾曷敢寧居亟檄知縣事南海楊君  
瑞雲往視楊君冒盛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  
狀以白王侯侯首議修築費巨無所給或謂民  
可役也巡按御史姚江邵公陞曰吁華亭人瘦

矣吾奚忍益之亟出贖金五百兩俾侯經始巡撫中丞永豐宋公儀望聞之曰兪吾保釐茲土固惟莫乂之求出贖金三百督鹺侍御真定王公藻曰使者巡行問民利害矧吾煎海之民環塘而居者千萬計其可無時舉出贖金百侯亦出贖金二百及河夫之值二百六十召徒役具器用囊糗船粟率楊君齋禱而從事于是整飭兵備東甌王公叔杲爲設禁令陳賞罰擇典史林國惠千戶李國美百戶濮文卿使董厥工畚築日奮塘亟告成長八百五十丈有畸高厚各一丈五尺址加厚二丈川原底寧行其上者若坦途耕于其內者若倚平岡不復虞鹽潮之入也胥拜且言曰非諸君子之力其曷能有此請予記成事予嘗論古君子聞民之災必相與動色怛中舉力而爲之救後之爲政者勞率避而不肯爲功率倡而莫之和今觀于諸君子信可

謂協于爲民矣遂諾而記諸石

○劉美長新埤閘記

萬曆六年

歲戊寅冬十月義民虞郊等來言邑因大廷橋之下有荒蕩廣袤可二十里民度其宜田也而墾之墾之旣久無利而有害焉揆其故則以蓄水無閘而旱易災導水無渠而澇易溢今將以時興工敢以請余欣然許之郊遂鳩工聚財率衆疏鑿通成新舊二渠舊渠則起自敞塞口經涇溝入潭頭直埤新渠則起自涇溝口經團盤邢塢東西村張巷陳觀山歐莊至延慶寺東入大廷橋河二渠屈曲各長二十餘里自是水勢四達而田可耕矣去大廷橋之北二丈許料石爲閘閘口僅濶六尺便啓閉防衝決也涇溝口爲一大閘閘口濶一丈二尺以便舟楫且水勢橫溢必如此然後無阻大抵以二閘節宣二渠卽旱澇不足虞矣閘之上架以石平如砥可通

人行皆郊等之謀也越明年春告成余嘉其功  
因名大廷之閘曰義成涇溝口之閘曰廣澤而  
爲之記

○莫如忠濬龍游馬路二港記

萬曆六年

新場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墩又東折而南北  
爲諸竈港及龍游衡鎮其間而鎮之港西曰馬  
路港者實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漑農  
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醴艦取贏不貲斯東  
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涸僅以形辨潮  
壅淤若蹄涔而商賍之胥病非一日矣歲戊寅  
部使者成公至理鹽政議興水利則莫諸港先  
而難其任使時里人倪鏞倣儻有義槩爲運丞  
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成公因署鏞董其役鏞  
卽毅然任之不越月工訖引水內向數十里間  
彌望皆沃衍而商艦殷湊農賍樂業咸賴其利

○嚴訥常熟縣重濬白茆塘記

萬曆八年

吳中水利全書 卷五 記  
治江南之水之使之顓設也在萬曆初禩而侍  
御林君應訓首膺是

命夫江南之水雜滙具區其入於海也繇吳淞江諸  
川而吾邑常熟有塘曰白茆者乃其一也是塘  
也自余所睹記嘉靖間嘗一大濬之歲久漸堙  
而田收不饒頃歲稍稍疏之闡于海壖匪久而  
以不堅圯矣都憲海公瑞撫吳之數月忽操艇  
臨視銳意興濬會公遷秩其志未畢今

天子踐阼方興宰相協籌所以利天下者會總漕凌  
公雲翼疏

請興江南水利謂必以憲臣領治水事而顓其任乃  
可以行便宜計久遠而責其成功君時在南臺  
敏練毅直

廷臣共推轂君爰受

特簡旣弭節境上則延見諸縉紳父老講求源委一  
一中窾則念以爲興事役衆必資於財夫所謂

治水者本以利民也未蒙利而顧先索財於民乎况民瘵已極卽索之必無有乎縱民不以爲厲已也而心乎民者忍乎則與巡撫胡公執禮巡按胡君時化計之先是正供之賦有所謂

宗人府祿糧者民見謂可緩而歲逋以爲常緊法宜追徵可得金三百四十有奇民居並塘牟蝕水道而租匿不入緊法宜追奪得金二萬一千有奇夫其追奪者民甘之矣而其追徵者則以

歲比大侵民逋如故而金數不贏君乃又與備兵按察使徐君節詳計之適有江上練兵羨金貯之潤州遂攜取八百有奇而輻輳焉財用旣庀君則倣周禮救荒之意募厥無館者卽以工直給而賑之躬率其屬蚤夜董督殫神劬形卽胼胝不辭卽疴黜不憚有舟車擿樹之遺風焉凡再閱月而工遂告成袤凡四十里有奇爲丈八千有奇廣凡十二丈深凡丈有二尺而塘則



大通復嘉靖之舊矣塘之方濬也會浹歲連雨  
亘數百里水猥溢溢賴是塘漸泄之如不然者  
稠野田廬汨漂無論卽闕闐官亭當亦在浸中  
自是以後水苟不甚濫其泄滋易歲卽旱亦有  
海水繇塘而入可桔槔挹也瀉鹵之原獲溉以  
腴沮洳之隰免于墊溺將歲之所收畝可數鍾  
正賦足供而豐粟尚餘公私藉之水誠利哉夫  
觀于一塘而他川可知觀于吾一邑而他州郡  
可知先是往哲治水謂湖海之交水什泥伍易  
以淤積嘗置導河之艘導河之夫使歲導之其  
後有司見以爲迂竟議裁革君乃議復其制檄  
有司每歲于冬春農隙之時役夫乘艘導之必  
勤毋得苟應故事卽泥水相溷衝激不填而塘  
得永通昔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吾今亦云而  
鄭白諸渠民歌之史志之千載而下侈爲美談  
江南人德君安知不遂號稱林塘而傳盛於竹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帛間耶君之屬邑尉王儼邑簿秦湯相吳縣簿  
任可賢吳江簿李三省奉公令惟謹各效有勞  
績而蘇貳守王君貽德邑令留君敬臣其賢能  
較著君特爲之剡薦于  
朝上名尚書而君之知人善任也哲哉

○徐師曾吳江縣水利功成碑記

三吳水利屢壞屢修蓋無一不厯

宸慮然考其議論之紛紜經畫之詳畧財力之贏詘  
勲業之鉅細與夫志之行不行則存乎時與人  
焉耳嘉靖甲辰而後闕焉而弗修繇是水沴頻

仍歲數不登公賦日逋民生日蹙識者憂之今  
天子冲聖思惟邦本軫念吳農俞言官之請

簡命御史林公顓董厥務時公方領臺檄巡視下江

虔奉

璽書按行州縣惟我吳江據江湖之交會水道之咽  
喉視他處尤亟公周爰相度咨詢群策而以獨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智斷之知吳家港爲太湖東注之口也於是乎  
首濬其淤知長橋南北兩灘爲湖水駐滙之區  
也於是乎斥私占之田令復其舊而窪其中知  
命龐山湖爲通江入海之道也于是乎闢隘掘洩  
引其中之蓄聚而瀉之析爲兩流其一東北行  
繇吳淞江入海其一東行繇黃浦入海咸得所  
歸已又濬三江等九橋修石塘開百竇疏南北  
運河以利漕舟已又葺長橋疏兩灘積土以防  
復隍之虞迺稽古典遷太湖神祠重建三忠三  
高兩祠及垂虹等亭凡諸造作次第興舉其數  
至土以方計之爲三萬二千一百有奇其夫庸以  
兩計之爲一萬二千九百有奇其塘竇橋亭祠  
屋木石瓴甃工匠之需爲金一千一百四十八  
兩有奇凡此經費盡出蕩戶財力兼輸悉從民  
便間推有才幹者若干人以爲之而齊民不濫  
及焉以萬曆五年十一月庚寅始作而以明年

四月壬辰告成至是而吾邑之水利可謂完且美矣公猶以爲未也創治田六事鋟梓以頒農畝使自相養蓋公於是時焦勞劬勩晝不寧居夜不安寢故能綜理周詳人樂趨之不半載而奏績且有永圖以稱塞我

皇上援拯吳民之至意於乎休哉今而後惟願良有司培公之成績楊公之六事卽天數未可知吾意非有天災歲鮮不登自是貢賦可充生養可遂其爲久遠之利歟此特論吾邑耳其他郡縣別自有記是舉也先時協理則前巡撫都御史宋公儀望今巡撫都御史胡公執禮前巡按御史郭公思極王公民順前郡守吳公善言臨事贊襄則今巡按御史胡公時化前兵備叅政王公叔杲攝兵備事督糧叅政徐公用檢今兵備按察使馮公叔吉郡守李侯克實若貳守劉君崑王君事聖商確裁度勞績弘多貳守施君之

藩覈實報功不誣不隱貳守侯君師顏通判許  
君雲濤段君文清推官赫君瀛與聞斯議於法  
得書縣令王君一言斟酌運量纖悉無遺至於  
分區督率則署教諭舉人陳君文燦以才借委  
縣丞萬君鳳至張君家喻主簿李君三省陳君  
球典史劉君遇明震澤司巡檢張楠朝夕勤勞  
咸有成效而前縣丞呂君品初亦與議焉至於  
考圖指說裨益講畫則周生大韶也其他效勞

者役人多不載則竝列于碑陰云曾嘗聞父老  
云三吳治水惟正德辛巳之役最鉅費最多而  
訖無實效噫此其故難言之矣視茲工大費小

一勞永逸者相去何如哉縉紳士庶僉謂宜有  
刻石以紀美實而縣令王君來以命曾辭不獲  
乃書其顛末及功成之歲月而系以銘詞曰我  
邑庫濕湖水所趨下流弗濬水返其居兩灘之  
交淤爲畦畛私其膏腴水道以梗吭溢迺閉孰

洩孰容汜濫狂奔害我三農繇晉迄元非不疏  
濬時移勢改莫救饑饉暨入我

朝屢厯其顛末又世

宸衷

敕使修築凡十餘通疇功最鉅夏周徐呂間有弗終

大都克舉茲逢

聖主憫念東南聞言卽行

璽書下頒憲臣祇承夙夜靡及爰咨藩臬以逮郡邑

上議旣同下亦稱便出力出財時罔胥怨斥廢

占田豪右柔帖除害興利要在咽喉咽喉旣通

我邑斯又遂導下流望海而逝迺條六事播告

羣農勞來勸相人爭驩從繫公之功維

帝之德稽首勒銘昭示無極

○陳允升吳淞江功成碑記

夏書稱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禹治東南之水

其詳不可得聞而其大要不出乎此後世水學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失傳非惟治法不講而三江之說紛紛迄無定論唯吳淞江爲震澤入海之道自古及今莫之能易其爲三江之一無疑今按江源出吳江長橋下經長洲崑山青浦嘉定四邑之地抵上海縣入海前代修治之蹟姑未暇論

本朝二百年來有事于東南水利者非一惟永樂中夏忠靖公於吳淞江爲簡略正統以來並皆濬治至隆慶初御史中丞海公來爲巡撫尤銳意焉於是自嘉定之艾祁以至入海之口八十里間咸通流無滯然一時工費悉取諸豪家以故謗讟易興而全江之工弗竟逮今皇帝嗣位之五年時念東南財賦重地會有以蘇松水利爲言者

上首俞之而侍御林公實奉

璽書專蒞其事惟是吳淞江於水利最鉅濬治旣成有司者俾升紀其始末升嘗謂水在天地間猶

血脉之在人身也苟不能養人則鮮有不爲病者往者大江之北河水橫流災被數郡頻年不息至上厯

宵旰沉璧馬祭之所以爲捍治之具亦多術矣而迄未底績因竊計以爲江南之事其可憂莫切於此及公旣至則兼採衆長斷以已見相地之勢因天之時均四縣之力協謀於督撫中丞胡公前叅政王公今按察使馮公各相繼營度以贊成事自崑山之慢水港東至艾祁凡六十里隨其通塞廣狹施工各有差公復往來江上時加省視始于萬曆六年三月辛未迄于四月辛丑而江工告成而千墩夏駕大小二閘之工亦不日而就夫然後慢水以西則遡乎上游艾祁以東則沿乎海中丞之績而全江皆通流矣至其工費所出或取之灘占或取之贖鍰或取導河修河諸課上無損於



國帑下無加于編氓爲力省而成功鉅數十年壅  
闕旁潰之水一旦咸受厥職如宣導血脉融液  
流暢不復爲病而適以養人豈非江南民之厚  
幸歟是役也用夫四萬二千餘人用銀二萬四  
千九百餘兩錢八萬有奇爲日者三旬而畢董  
其役者郡貳王侯事聖崑山令程侯達經其費  
者郡守李侯充實郡貳劉侯崑嘉定令徐侯上  
達長洲令李侯堯民吳縣令郝侯國章畫地而  
程工者領佐之屬凡十人不能悉書他若疏剔  
江源於長橋之下事在吳江當自有志故不書  
林公名應訓閩之懷安人王公名叔杲浙之永  
嘉人馮公名叔吉慈谿人銘曰禹定震澤實疏  
三江攏東百川以截湯湯時惟吳淞三江之一  
二江多湮疏水爲疾歷世濬之隨復湮塞橫流  
莫制害茲稼穡民困

帝國匱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三  
帝用斯側乃詢乃謀僉曰公能誕命惟公承命以行  
乃相厥勢乃度厥形取財借力經費揆程萬夫  
營營乃鋪乃畚款廣厥壅斥舊流新溉灌田疇  
浸潤溝塍惟茲墊下化爲膏凝三農歡呼百穀  
用登昔嘗理水罔或克成惟公之來百廢具興  
西門治鄴鄭國鑿涇王景修卞杜預疏荆方公  
之功並駕齊聲旣富我

國旣饒我民竭心

公朝以沃湛恩刻銘貞石永煥千春

○錢岱常熟縣重濬三丈浦記

吳人之命縣于水利在吳虞急在虞西北鄙急  
夫西北土瘠而高其下者病潦蓋雨陽交稱困  
環西北灌泄者維三丈浦浦最濶爲丈三十有  
三父老取其奇以名浦起祿園泊土塘河表亘  
四十餘里以浦爲命浦又東南入海道微獨西  
北鄙賴之弘治末浦淤中不能置刀焉西北之

民亾所歸命言于有司有司難其費計無所出  
我王世父叅知公奏記舒侍御請濬之侍御曰  
俞乃發四郡金錢濬浦浦如故自嘉靖乙未四  
十里之內無論士庶宰官到于今交口德侍御  
與叅知覩茲浦而思功者幾埒河洛云顧浦納  
海潮汐水至則挾游沙而入水平則積積久則  
淤至隆慶中而西北鄙之民憂復如故不佞兒  
時記憶家大人爲不佞言若曹幸而貴毋忘王  
世父之業則吾可以謝茲土矣不佞聞而識之  
蓋二十餘年會侍御林公奉

天子璽書按吳經略河渠不佞始得從叟林公曰浦  
幸及公修治事易工倍久則浦益淤費益不貲  
西北之民不知所終敢請命於使君使君幸過  
聽而許之檄治兵使者與郡邑吏議議定屬郡  
丞王公與令留侯綱紀其事括帑金得五千八  
百有奇不以煩四郡畚插之役料濱河之民授

直分濬不以勤一邑經始于

今上八年二月二十日迄工于三月二十五日不以  
害三時浦長四千一百四十丈有奇廣十丈有  
奇深八尺有奇浦復如嘉靖乙未時西北鄙自  
今有秋亾污萊苦矣當林公下議時稱不便者  
十人而九及臻厥成則人人交口頌謂林公再  
造我西北鄙也且畏壘祝焉嗟乎慮始誠難哉  
林公名應訓舒公名汀王世父名泮林與舒皆  
閩人舒與王世父林與岱皆同舉進士斯亦以  
奇矣是役也王公名事聖南康人留公名震臣  
晉江人邑丞而下凡有勞于浦者書姓氏于碑

陰

○于業金壇縣開河記

萬曆九年

天之愛民甚矣以我

聖祖挺生克肖其德授以革命之權全賦所覆之民  
而再造焉唐虞以來統宇盡歸版圖憤元穢沸

百川潰瀾神禹所經悉湮湮失故道蒼生曷賴  
焉

登極初卽詔天下修水利三輔重地加意獨殷倣單  
鍔之策任重臣治以便宜俾吳漬之土可耕無  
曠非開闢之一觀哉以傳

聖子神孫憲章萬世仰惟

皇上冲年御極敬

天法

祖重親民之官核以久任封章關民瘼者

下旨申飭一事無慮百言意何渥哉歲丁丑星象示

異占者主吳越大水明年果淫雨爲災全吳不

登事追徵則十室九懸無從措辦老幼填于溝

壑強壯驅而爲盜此難在科朮也議蠲免則以

一歲之課供一歲之需司農猶然告匱取不盈

焉用何以充此難在經費也不得已而以改兌

寓蠲錙銖之微無裨殘喘價折之數浮于時值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上則糧不充額下則折反傷農公私且交病矣  
此水之爲災也一疏能盡狀哉

帝聞之惻然以論輔臣謂臨御未久而星變水災相

仍迭警不能省愆修德以回災也

天譴其何以見於

郊

廟事于弭災者亟集議以行輔臣惕然引愆變理竭

猷入告謂民之命懸于農而農尤以水利爲命

三吳財賦當天下半圖拯卹而昧先事之防吳

其爲壑矣軍儲奚取給焉匡濟時艱非壯猷蓋

臣以握治水之權不可參之

廷論得御史林君應訓一人焉以薦

制曰可江防水政其並以責夫

敕於是御史軫輔郡之重切已溺之憂考圖經之故

踵神禹之謨究致災之因訪永賴之略疆域所

轄僻場必臨陟高麗天目諸山以探河源繇長

蕩浮東瀆沂震澤諸湖放於三江以達於海水  
之分合源委高宜蓄卑宜洩明若燭照迺喜而  
擊節自誓曰謫予祇役叨率群工先漕渠而後  
歸曰支河先三江而後百瀆先滔湖而後萬洋庶東  
南可奠

宵旰可紓敢不秉忠竭力有如此水迺復移檄觀察  
使李君頤曰四郡治河界於一道稽察吏治合  
以河工爲先時核其狀而獎戒其用命不用命  
以胥成功檄知府鍾君庚陽曰三邑水災金壇  
爲甚可與佐百姓者唯良二千石必理艱危蘇  
窮困而後可以稱良其立石白橋請文以紀其  
事業雖謏陋安敢昧夫良心謹叙其初末以昭  
示四方御史慷慨有大節天下大事可屬而正  
直之聲安壤之績炳烺頌之宇內如一口此不  
書書其能嗣禹功也爰掇民謳誦爲記俾邦人  
歌之勿忘以詔來者且以俟修

國史者採焉

○王世貞太倉州濬七浦楊林二塘記

萬曆十七年

大江以南皆號爲澤國五湖之所滙浸而太倉

之州與嘉定之邑最爲其門戶水則瀉湖以之

海旱則資海以通潤然其地頗高阜其水不虞

溢而虞涸而其害亦不在水而在旱太倉之幹

河三劉家港其最大者自海口而抵崑山可百

里浸濶而流汎不受闕無所事濬其次曰七浦

廣殺其十之八修得十之六又其次曰楊林廣

得七浦之半修如之所灌溉田爲頃以數千計

然其浸稍陜而流緩潮在往返闕泥從之僅十

年而一濬後之濬者以苟且報成事而已而工

直之資大吏多侵漁其間農不得食計不暇爲

久遠掘土三尺不至岸而委之其傍岬日浸水

溢陜潮挾闕泥以來兩涯之土卽蘇蘇落蓋不

三年而輒當濬一綫之水不能入支河以供桔



棹何論舟楫日者

天子采臺臣言發司空帑大興水利而以故太僕河隄使者許公持按察節來董之許公迺首治嘉定之吳淞江甫竣而卽馳吾州謂州大夫韓侯才而悉屬以七浦楊林之役侯乃大集三老吏民顛求夙之所以失身親行河決旬不歸示之以恩信曰食不汝枵扶不汝假以人計工以日計人夙而興晦而息入鋪必深遷土必遠犯者雖貴勢亾貸以復於許公是之公時駐節吾州爲時時行役所分別勤惰鼓以賞罰蓋工起二月之朔至四月之朔僅六十日而二河皆告成侯又采三老吏民議徙壩于海口於潮汐寬然無害以復許公復報可蓋河成而傍畝而農者咸欣然自幸其耕仔之得所楫而往來者則快然釋其步擔之勞而又悅然若驟得其所未覩之二河也三老之祭酒有錢天福者倡于衆謂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韓侯之覆露吾民甚博其爲吾民乳哺甚久吾  
儕食其德不能有所咏述今幸覩一斑于治水  
之績而不才宇下之士能文章者伐之石以示  
永永吾儕小人哉不食其餘於是趣而赴

留都者數十輩咸具狀以請余曰不可子不覩

甲令乎且韓侯有禮而謹讓人也其必不若之狗  
天福曰吾安知

甲令卽不敢記諛侯它德第欲使十載之後濬河  
者籍是以知侯功之所以能永與風之所以失  
上可省縣官帑而下可蘇民數歲之力則維子  
之言是賴余乃曰可請爲重濬七浦楊林二塘  
記侯名策字獻之真定之南宮人萬曆之丙戌  
進士許公名應達其荒度徧江南當必有紀之  
者

○申時行濟墅關修堤記

萬曆二十二年

國家以辜權之利佐度支關有征舟有算司徒之

屬奉

璽書從事焉吳之泚墅其一也吳故東南都會而泚  
墅縮轂其口關臨漕渠有堤翼之蜿蜒綿亘四  
出九達無論冠蓋走集商賈輻輳而大農之粟  
少府之錢歲輸以巨萬億計舳艫相銜邪許之  
聲不絕關之左右皆名田土腴水至不害其獲  
自倍饗殮租賦出其中蓋行旅所述歲漕所經  
穡事所仰賴是隄之重久矣比歲行潦水蓄隄  
崩徒涉旣艱淪胥日甚一時行者負者輓舟而  
過者秉耒庠鎛而望歲者皆顰蹙咨嗟有司雖  
駭目疚心而物力方虛莫知爲計也戶部郎澶  
淵董君漢儒以萬曆丙申來領權務旣釐剔弊  
蠹修舉經程邇遐慕懷至者繼屬踰年而稅之  
溢于舊額者三千金而羨關吏請如故事治橐  
中裝君叱之去曰奈何汚我而議所以捐之則  
以語備兵憲使曹君時聘曹君曰請捐之隄工

爲吳民利可乎君欣然曰可卽輸金府藏以待  
庀役而曹君爲聞之中丞侍御檄郡丞應侯楠  
長洲令江侯盈科董其事乃發部民二百四十  
家各率丁夫具畚鍤塞決補罅培薄增卑衆志  
大和並手皆作自楓橋抵關二十里所隄爲丈  
二千六百有奇如砥如墉旣崇旣固工始于某  
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凡三閱月而告成于是  
江侯來乞言將石其工之始末以示永久昔在  
成周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其取諸民也廉而至  
于遂徑溝畛川涂澮道遂人之所治司險之所  
周知無不犁然備飭者則安所措費而得是蓋  
其時鄉有委積野有聚粟載師有園廛縣稍之  
入均人有公旬之力政常以其不涸之財有餘  
之力興事而勸工故人不告勞而國不知費其  
豐豫若此余嘗聞父老言周文襄撫吳時繕治  
津梁道途以數十百計所在廩庾皆滿間以抵

無年之租熙熙乎若成周之盛世而今則有大  
異不然者賦額日廣供億日繁重以災沴薦臻  
督逋之檄旁午于道閭閻如磬府藏如洗有司  
至不能名一錢甚則學宮頽圯經數歲而不得  
治蓋已窘矣向微董君出其餘稅捐以予隄則  
病涉苦潦輦顛咨嗟之民庸有極乎蓋江侯爲  
余言董君之司權也度舟算緡知式而止皆躬  
自衡較一不以假吏胥稅金谿銷解運綜理微  
密無敢有烟渴爲奸利者民間小艇緣關往來  
一無所呵禁蓋以其精明彊察燭奸杜欺以其  
寬平和惠懷遠附近其贏得過當乃大勝于競  
錙銖折秋毫者而氷蘖之操羔羊素絲之風又  
皦然自拔于脂膏之地故能酌彼以注茲推羸  
以濟誦上佐公家之急而下以拯一方之艱危  
躋之周行貽以永利其有造于吳豈淺鮮哉昔  
者原思廉而不知惠國僑惠而不知政余謂君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實兼之以訓官箴以恤民隱以修王政之闕一  
舉而三善備矣則是役也胡可以不書遂爲之  
記

○唐時升重築沙湖隄記

萬曆二十六年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隄至於今蓋百  
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  
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  
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內營

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里外府  
庫之藏搜括無餘然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不  
可遺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關稅剔弊釐奸  
商旅咸集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  
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後來者  
其可留以予民必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  
觀察二公二公計曰用管公之遺於沙湖其澤  
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之役

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隄七十五丈高十尺  
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隄成焉內涵外流狂瀾  
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觀太湖  
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遇洿潴則復成湖  
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  
四縣彙集之地公私期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  
晝夜晦暝舳艫常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  
如萬馬之騰驤舟黏北岸尺寸不得動北風驟  
至則漂蕩入湖中檣摧櫓折如箭脫弦故奸人  
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  
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穀芽之春稼成之  
秋風起浪湧一望泮泮不見踪跡此昔人之所  
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  
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警亦孰知  
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  
之時而舉百年之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

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  
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于  
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過之者謳吟歎息  
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  
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記載大抵皆沮洳之場  
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  
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  
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曰  
塘浦以疏之堤岍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  
圩之跡不獨不如吳越錢氏之盛時卽考文襄  
忠靖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濬遇旱而後  
知其功一堤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  
情常不以置意至於陵夷已極乃唏噓太息又  
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  
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舉之幾毀而復  
成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



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王衡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萬曆二十七年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匯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墜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華亭鄉進士王君善繼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較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嘆曰非其文之罪也白諸邑長韓侯浚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誼某日以畚鍤未幾日而輟工屬衡記歲月余不敏于形家言曹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絃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泮若壅環繞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敦蓄才正如井之蓄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繙之或幕之井渫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

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  
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  
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卽  
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  
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趣尚而靈  
氣儲蓄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  
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  
則業徙而日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  
與人參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難  
處其君子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  
而善訟者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  
不能以枯槁無用之學術鎮囂疏穢明矣倘有  
術于此使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稿首黃馘  
私其衡泌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  
趨之機心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  
長忠信之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

歲月于石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兩君子之功焉豈不美哉是爲記

○周道登吳江縣新築石塘碑記

萬曆三十三年

今皇帝之三十有三禩五月朔邑侯劉公新築石塘成塘修九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尺爲橋十有三爲竇三十有七南連樵李北接茂苑並葺舊者爲里八十有三其石約二而成丈博一尺有八寸九分其博綱一以爲厚四壘其厚以爲塘之崇倍其崇以爲基和之用灰支之用木每尺而支者三以石之厚爲木之圍三倍其圍以爲修水邇深而邇加率一木而爲五支薪其本末以當庸直計木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三分之加一以爲石之數二分其石加一以爲石之工佐者居三之一灰三千有四百石鐵炭索絢直二百五十餘凡費二萬七千金有奇役始于癸卯正月十七日主其議而捐俸以倡者曹中丞也

邑二尹西蜀李宗程則督視邑人王郡倅忠則  
助勦沈方伯季文則協議沈寺丞璟沈僉憲瓚  
沈孝廉令名與不佞登則出納父老屠大化等  
十人則宣力凡再閱歲而效其成於公公率千  
尺而砥其三仞之以砥其崇也析之以砥其砥  
也度之以砥其修也數之以砥其木之稠也堰  
之以砥其木之中程也滿志始告竣事於是億  
兆驩呼得未曾有而薦紳先生構亭鶯湖屬不  
佞記其事夫以塘之積圯歲歲修而圯日甚空  
爲縣官費何益公新以巨石爲邑永利是大有  
造於我也日

天子嘗出

內帑贍修築矣卒未睹片石寸土之績公不煩官  
不强民百計拮据杯酒諷勸而事忽大集我享  
其利而卒不聞其擾也方事之始有諷以佛誘  
者公掀髯笑曰謂乃公饒鬚髮耶議竟不行美

哉公之績也其舉事也能持正也其勸相也能  
設誠也其垂謀也能永賴也一舉而三善備美  
矣公之績也可以頌矣公名時俊字恒甫別號  
勿所蜀富順人戊戌進士歷廬江桐城再調吾  
邑治行皆第一不佞職得論次循吏中茲不具  
書中丞名時聘獲鹿人辛未進士吾邑之得有  
劉公中丞力也頌曰繫我笠澤實維龍宮震澤  
騰西吳淞薄東碣礪電激滄溟煙汀憺茲行旅  
誰呼鞠躬適有石隄隱隱隆隆如櫛斯比如壟  
斯崇金湯綿亘坦道遐通遇風不波未霽而虹  
爰戢馮夷式濟朦朧其來熙熙其樂融融云誰  
之賜曰我劉公於億斯年纘禹之功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橫瀝湖漕等河記

萬曆三十

四

夫官與民一體也而官常與民則稍異民情可  
樂成而難慮始官常易慮始而難觀成此政貴

先勞尤貴無倦而太史公志河渠期于溉田沃野而止也先是萬曆辛丑邑侯趙公國琦嘗下令濬橫瀝而一夫爲梗尋丈爲阻不踰年而廢淺如故爾蓋事起倉卒縣尉行河如某者政以賄成功遂不繼茲耿公橘下車之日首問河渠父老卽以荒度事對公曰固也然吾聞常熟巨流無過白茆而支流餘派無慮數十道今者白茆淤何所不淤而漫言荒度毋乃輕百姓力乎夫梁好土功宋妨農事古今所戒而曹姑少待之乃先濬福山塘周察士民稱便利焉又踰年而政通人和因經始其事先採輿論協土宜次計徒庸酌財用次乘龍火尅時日暨乃課土功責成事于西則奚浦三丈浦其功甚鉅官給以金于東則李墓貴涇鹽鐵湖漕橫瀝浦其工稍較省則照民田起民夫而稍借夫商賈之力諸河竝濬公戴星出入朝西北而暮東南陸行乘

馬水行載舟泥行蹈橈親慰勞其勤事者而間  
扶其不勉者雖亦有長吏之屬分督其間而躬  
爲總攬者則公也故長吏亦望風旨飭簞簋民  
乃懽然趨翕然赴其羸糧而景從款乃而荷鍤  
者土烟迴而人霧錯衿紳不敢微優免之例豪  
右不敢行隱匿之私不兩月而諸工告成不佞  
一德橫瀝里人也所見橫瀝之役長二千六百  
丈有奇廣四丈深五尺當用夫三萬有奇然經  
始于二月朔而告成于是月晦推而諸河縱橫  
深廣之數當以億萬計莫不皆然延袤百里蓄  
洩有備號稱沃野抑何神速之甚乎蓋公寧爲  
巫馬期之治不浮慕宓子賤之治先勞無倦以  
身兼之故逞年三月而無成今則匝月而就緒  
逞年專治一河而不足今則兼治諸河而有餘  
也昔人謂雷霆百里故縣令象之分土百里夫  
使三吳百里之宰盡如公治河乃何憂百萬財

賦哉雖然公固天下才也而屈爲百里才文經  
武緯利興害除無所不幹辦而是區區土功又  
何難也諸工竣而白茆潺潺不絕如帶公又將  
爲慮始不佞且拭目而觀成彼孫叔敖士彌牟  
之事豈足道哉

○管一德常熟縣重濬福山塘記

萬曆三十四年

常熟故瀕海而居蓋東南沮洳之鄉而昔人稱  
爲澤國南受太湖以下諸水而蓄聚于昆尚兩  
湖其東西北有二十四浦分流入海而海水之  
溢縮亦各施受于諸浦之最者曰白茆而次則  
福山塘塘雖次于白茆而北枕大江凡通泰兩  
州與吾邑相貿易其販舶必道經于此而南貫  
邑城通江門其所灌泄田數千頃大都白茆以  
下田多瘠鹵而福山以下田多沃美巡撫侍郎  
周文襄公忱嘗三等其賦則斯塘要害實不下  
于白茆治水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暨給事



中姚公善僉事伍公性嘗三四濬之然潮汐去  
來浮沙積聚蓋旋濬而旋塞者數矣天包水水  
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浮沉于地中人力安能  
圉其去來所恃者有司之經理與農氓之畚鍤  
耳邇者二十四浦多就淤塞而福山塘爲甚有  
識者日抱早澇之憂萬曆甲辰北地耿公橘以  
進士來宰是邦首除錢糧侵牟隱匿之弊著爲  
令稱石畫矣而旋問河渠之政利所當興者則

里胥三老首以福山塘對公行河盱視迺下令  
大疏濬之嚴于程限而寬于均調設置百夫千  
夫之長而以司徒相地度水之法一稟于準繩  
夫無惰工戶無隱口經始于本年嘉平月而告  
竣于次年春王正月費官帑一千二百金有奇  
而縉紳士庶計田出夫自給口食之費不與焉  
是舉也民不告勞官不告竭嘗試登虞山之巔  
而眺望焉福山如礪斯塘如帶商艘賈舶銜尾

而上下南北一水乘候而盈虛而吾民稻梁成  
慶鄭白興歌不永永弗替哉第公問河渠疾徐  
輕重必次第布之福山通道且漸及白茆白茆  
利而所謂二十四浦者迎刃而解矣昔者僞吳  
張士誠偏霸耳人民幾何糧儲幾何尚能疏濬  
諸浦使吳民享百餘年之利矧

今天子英武神聖而公又精心念民瘼彼瀕海而居  
者皆曰奚爲後我公所穿引寧止是哉

○文震孟長洲縣興築婁江石堤記

萬曆四  
十三年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皆從蘇  
以注海震澤滙宣歙雪茗之巨浸宣吐于長崑  
二邑間而婁江實所繇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  
云自宋轉運使喬惟嶽決堤爲涇水患滋起以  
迄於今當事者咸鯁鯁慮焉而苦于任事之難  
至插棘樹版以殺水勢亦幾無謀矣廣濟胡侯  
士容自嘉定令移劇長洲神明之政首試於奸

惡之鋤夷一朝獲三十餘輩咸伏厥辜境內肅清民用衽席日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溺病飛輓病農農茲土者至累歲不登半菽誰司民牧責可諉諸旣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以障水勢曰是金涇陽城諸湖蕩之所震撼也是太湖沙湖之所騰躍而澎湃也是新洋吳淞諸江之所逆駕也是兩龍涇朱涇蕭涇吳涇陸涇諸要害之所汎而旁齧也苟不爲永賴謀僅飾目前又豈司牧者之實意經始焉里計者四十有五丈計者六千七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金錢計者萬五千有奇顧邑民苦貧府庫竭莫可調發侯又不能如正統中周夏兩尚書奉璽書從事水利復田租徵發屬邑僅搜導河官帑之羨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鍰所入集好義之衆期月而成自長至崑長堤如帶屹然如山于

是行者歌于道鼓柷者歌於河農歌於野穡人  
成功更于其贏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三頃其半  
以屬耆老爲永堤計且將續海虞松陵之役而  
半以給澤宮之貧士使有恒產俾免于寒飢侯  
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士大夫之  
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藉手以報績請記記  
焉非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卽不佞之  
所以懷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吁侯  
之材豈不甚異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夫侯  
之始事也國人以爲難而侯不阻侯之算長也  
侯之集事也國人以爲懼而侯不休侯之操潔  
也今之竣事也國人以爲世世之功而侯不喜  
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卽士大夫父  
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忘且夫天下今方  
多事矣侯駸駸向用以侯之算侯之操侯之苦  
心其何所不濟婁江之堤亦曰始基已哉侯拱

手曰唯唯敢拜君子之明訓因書以爲記時萬曆乙卯六月吉日

○陸彥章上海縣疏河記

萬曆四十五年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地中市民龐雜苴礫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間并小利岝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子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捐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卽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葉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此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濟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

跡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  
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湮十  
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曠凡百日而工又  
竣自是郡城之舟直艤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  
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癘不  
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  
矣赤田高壤耕者有漑灌矣舟可夜行浦盜無  
所掠矣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  
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利細民利  
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  
昔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豹鑿十二渠而曰百  
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何如哉海上  
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  
公修黌序修城櫓以及衢路厲壇囿園亭長亭  
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  
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嘗曰易卦鼎之後

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  
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  
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呂  
公名濬丙辰進士平湖人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六

策對

試策發問水利古今名賢之敷對鑿鑿竝輯  
以徵識見之符合

宋

○范仲淹天章閣江南水利對  
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  
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

常貴江南諸州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  
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  
弱之民困於賦歛樵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  
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  
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一二言之  
且如五代群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告糴於  
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致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  
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  
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  
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  
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湮之  
雖有隄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  
蘇州日簡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  
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  
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  
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



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  
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  
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  
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  
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  
江南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比  
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  
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  
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  
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  
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與之利可  
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隄塘陂堰之類竝委  
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  
月而罷仍具功績開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  
利大興下少饑饉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  
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

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受知州知縣等各官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本朝

○顧清鄉試水利策

問今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漕輸以北之漕乘輿之奉百官之祿六軍之糧多賴焉重可知也然乘歲以來水旱爲虐東南數郡渺然巨浸而濟寧上下河欲生塵是果天數乎抑人事也蓋嘗攷之地理詢之父老乃知東南之水太湖之溢也北河之涸黃河之徙也其果然乎然黃河之徙不獨有涸流之患而青徐一帶又有漂溺之憂故

朝廷方遣官治之而東南未之聞焉不知二者孰重孰急乎夫東南之水單鍔論之詳而國朝夏忠靖嘗治之黃河利害古人之論尤多而

國初宋學士亦嘗論之其猶可舉而行者乎茲欲  
攷古人水利之學立久遠之計使東南雖雨  
而不潦北河雖旱而不涸黃河雖徙而無漂  
溺之憂庶所謂一勞永逸者思其術而未得  
也願以告我

除非常之害者有獨知之慮者也與無窮之利  
者有特立之操者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執事發策秋闈以南北  
旱潦爲問此誠

國計之所當先也夫漕河所資者水也而連月不  
雨東南所懼者水也而雨或連月若此者以爲  
非天乎殆未可也然北方常恒暘矣東南嘗多  
雨矣而未至於斯則謂之非人亦未可也數也  
存乎天備也存乎人夫併則湧分則衰順則安  
逆則怒水之大情也萬世治水之法無出禹者  
矣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則知三江治而

震澤定也又曰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則知九河疏而河流安也然三江九河不可尋矣有能訪其意以治東南之水則亦三江之遺法也倣其意以治黃河之決則亦九河之遺法也夫東南之水聚於太湖而繇吳淞江入海前此未聞其爲害也宋慶曆間築長橋以便漕路水去漸澁而黃浦之口漸湮故三吳多水患然不特此也溧陽之上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宜興之下有百瀆以疏荆溪所受諸水所以殺其來之勢也江陰而東置運河一十四瀆泄水以入江宜興而西置夾苧干與塘口大吳等瀆泄水以入運河皆所以導其流之歸也此亦三江之遺意也而今多涸矣何怪水之不爲害邪黃河發源星宿禹時繇碣石入海當時未睹其爲害也周定王時始失故道而中國數被其害嘗略考之矣漢時河決酸棗決瓠子決

東郡金隄其勢漸東宋至和決大名館陶熙寧  
決澶州曹村其勢漸南金元以來繇渦合淮以  
入海今聞一旦驟徙於徐州又徙於東平又徙  
於臨清其勢漸北兗州上下此亦九河之故處  
也而今乃自復焉則河徙未必不爲利也然今  
濟寧而下每有曠乾之憂東平以上又有漂溺  
之利以勢論之則黃河之患爲急而東南財賦  
所出亦未爲輕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之道  
也故治水者有順而無障有分而無併宋時河  
決而南一時小人必欲障而北之以復禹故跡  
所謂以有限之財填無窮之壑其事可鑒也今  
日東南之計莫若略倣單鍔之論疏決壅滯以  
導其歸而夏忠靖所行則其成效也漕河之計  
莫若略倣賈讓之策多穿漕渠以殺水勢而宋  
學士之議亦其遺法也復溧陽之堰節金陵諸  
水繇子胥運河以入江開白茅諸浦繇常熟以

入海疏運河諸瀆繇江陰以入江而松江黃浦  
宜濬其淤塞使入海無礙且聽民作圩田以捍  
水則太湖之水分而東南水患減矣導臨清之  
河濟直沽以南之運導東平之河濟臨清以南  
之運導徐州之河濟邳州以南之運而濟寧故  
有馬頰河宜尋其跡導河以濟濟寧一帶之運  
且聽民穿支渠以溉田則黃河之勢分而漕渠  
亦通利矣然議者必曰東南諸浦或成膏腴疏  
之則有侵剋之擾濟寧一帶僅克自全引之則  
有衝齧之勢噫愚固已言之矣除非常之害者  
有獨知之慮者也興無窮之利者有不拔之操  
者也使任得其人則勞之者所以安之也而何  
有於紛擾疏之者所以分之也而何有於衝齧  
必也東南得人如夏忠靖北河得人如陳恭襄  
而又任之以專行之以漸無惜於小費無惑於  
浮言無求於近效此功一成南北永利庶所謂

一勞而永逸者乎不然殆未可輕議也

○袁黃東南水利策對擬

按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自三江泄焉故禹敷土方決三江疏其委勢而平之也自漢以來咸獲其利雖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於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聚之水得以東決於滄海故自吳江抵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旣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其勢烏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販簿木繇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二年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爲

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旣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旣固則去者復緩其勢烏得不蔽乎絲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湧於此而亦蔽矣單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流則脉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氣絕矣其後吳執中郊喬類皆言之而當時之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菱蘆之區淤田村落無慮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百世之患矣悲乎仰惟

國家永樂二年夏原吉以善言水利得蒞茲土宜其復禹之故而平之矣乃復不念其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浦掣淞江以達劉家河而泄吳江



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泄吳江南渡之水至於湖堤之涸則漫不爲意正統六年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是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五年者修其成焉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之繇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於海其他疏泄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古人之道焉何患水之不治哉

○張溥東南水利策要

永樂之元年

詔戶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復以水利集

賜之使講究拯治之法尚書原吉奏以爲浙江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

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湮塞  
匯流漲溢治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  
道以入於海宣德之時知府况鍾言蘇松嘉湖  
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龐山陽城昆承沙湖尚  
湖聯屬三百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年久不通  
乞

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於是踵而

言之者無不以吳淞白茆爲急知府汪濬之議  
開白茆等塘也挑濬青墩浦橫瀝塘共五六十  
里以通之鑿三堰通鮎魚口而水得歸海崔巡  
撫恭督工濬江分爲三段有夏駕口白鶴江卞  
家渡莊家涇之挑濬而曹家溝蒲匯塘新涇大  
盈浦諸水無不浚治至今民目漕港爲都臺浦  
則明德之志也洩理多方而爲術有要無過於  
胡御史體乾之六策矣其言曰開洩水之川浚

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流之壑挑潮漲之沙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設督理之官嗚呼盡之矣然而禹貢之道雖存謗書之來可懼則當不避嫌怨以圖成功必李尚書克嗣之尋訪淤塞故道正世家之所據盡心所事不辭煩苦凡椿木畚插給賞僱直之需取諸帑之羨餘可法也開濬之費取之官無取之民若海巡撫瑞之請量留各處贓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可法也

費有所不支則當權宜變化以求其濟若何巡撫鑑之以兌軍諸費兌役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力民受官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而衆不爲勞可法也蓋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昔之人言之矣水之枝節多岐而白茆港吳淞二派最大昔之人又辨之矣故通修之令時見於明詔責成之說嘗出於

敕書有謂巡鹽御史當理蘇松水利而兼及浙江水利僉事當行於浙江而兼及直隸有謂諸郡地濱太湖水利廢與乞  
專差工部官管理凡以致重其事也誠先此二派而餘以次修則藏村漑金壇溧港漑武進艾祁通波漑青浦顧浦吳塘漑嘉定大瓦等浦漑崑山之東許浦等塘漑常熟之北岡壠支河深廣復舊無不在其中矣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七

祀文

開濬祀神有祝舉事鄭重其誠懇情見乎詞不可弗載或稿逸無搜則置之矣

宋

○葉清臣祀滄瀆龍王文

清臣叨被朝恩出持使斧觀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子之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

怠遑眷惟全吳舊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  
汚沒浩浩罔濟人無聊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  
盤龍之匯但陵谷變遷枉直倍差水道回過湖  
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疏決未得其要不免  
爲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涘錢氏有  
土祀典惟寅霜星貿移棟宇崩壞官失檢校民  
無遵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謂神不血食降  
災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農隙醜  
此江流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瘥  
癘舉錡而土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爲壤  
田卽當嚴督郡縣修復祠貌春秋致饗蘋藻如  
故若疲吾役夫不能弭患則我躬不閱皇恤於  
神神惟聰明昭鑒無忽

本朝

○夏原吉治水祀告河神文

迺維三江神禹開鑿曠久不治涓流將涸農田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廟文  
被害神氣蕭索睠茲

九重聖人復作

宵旰憂勤

命予疏淪願神助勦水歸其壑

○姚文灝治水告河神文

三江不流勾吳昏墊

天子憂民愧灝弗忝胼胝曷辭宵行露餐務底厥成

洪濤罔激不效甘誅體不歸寔誦此誓詞惟神

動念

○海瑞開吳淞江祭江神文

吳淞古江橫亘吳邦歲久湮淤震澤水涸瑞請

王命建壩樹椿廣募畚鍤務駛行艘默相助助遙望

神幢

○林應訓開江祭龍神文

惟神職司利濟永底民生分方奠位以赫厥靈

惟是震澤東南具區三江旣入昏墊攸除歷年

既久湮塞靡常疆畝泛濫稼用弗臧時濬時淤  
詢諸僉謀咸謂長橋實係咽喉長橋旣辟爰及  
吳淞二水安流三江遂通予膺

簡命相厥地宜欲復故道實首於茲穆卜良辰大工  
伊始繇湖及海經三百里總總林林億兆生民  
我實董正授之規程念茲力役實惟佚道俾相  
勸勉神之天造我憂風雨重以祁寒惟恒暘燠  
神錫之安凡此疏濬曰

天子命惟神效靈惟民從令凡我官屬恪勤敬承敢  
有怠事神其糾繩祈茲收功不疾而速  
國裕民殷竝受其福謹用牲醴式申虔告適觀厥  
成永言食報

○林應訓又祭龍神文  
三江旣入神禹之功震澤底定於吳則通惟此  
東江久湮不治水源壅闕爲民之厲  
天子仁聖軫念東南疇咨元宰群謀是參臣未巡行

天子恭承神命東田勅谷玉宰穡積長衆日木以  
簡命夙夜祗慄勉圖報稱鳩工集事役不踰時相其  
土宜疏以導之百川可安三農無害匪臣之勞  
神實大賴漢塞瓠子歲久始平豈如今日俛仰  
西成言食時

君相同心荷茲靈貺臣亦遇合職幸無曠自今伊始  
必屢豐年大府所儲仰給於田水常潤下河不  
溢流降福穰穰以奠千秋神協人謀敢不報賜  
合樂陳牲告虔明祀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八

詩歌

江湖泖澤題詠最繁茲但採其有關修濬者  
考驗人情備徵典故餘悉置不錄

元

○陸仁崑山州築圍辭

築圍辭美郃侯也侯能恤民之勞故民樂  
於趨事隄旣成田亦增墾潦不爲災侯之

績也

湖水兮漫漫善啣我稻田何以禦之築圍必堅  
湖水兮漫漶雨潦至今茫無畔岍何以備之  
築隄以捍農之勞兮侯所哀侯之德兮農是  
懷田增墾兮薙荒茨隄旣成兮潦無蓄

○徐恒築圍婦

日出鼓逢逢築圍湖水中湖水不可築潏潏勢  
浮空妾身無文繡何繇禦蛟龍州有郤長官時  
時來勸工長官憐妾意不答岍上翁妾身願化  
爲精衛銜泥去填東海水海水竭變桑田公家  
不用憂租稅

○馬弓築圍謠

婁東有田皆斥鹵水高田下常愁雨雨多要令  
禾稼傷年年修圍起編戶去年修圍誠可悲差  
到單丁八歲兒終朝汗流泥沒脚長官肯信家  
無糜今年徵官勝去年鄉胥不索下圍錢阿兄

荷鍾弟持畚郎罷負輿兒替肩相呼相笑爭先  
後築圍旣成無滲漚田中禾本似車輪不比苗  
株去年瘦但願秋來禾熟時大家作酒烹黃雞  
上堂先爲監官壽明年早拜蘇州守

○金綱築圍謠

春田未云耕春水已平岼農官曉行水輕舠歷  
瀾漫咨詢遍村村父老喜相喚興言具畚鍤築  
土作堤捍長圍如長城百頃平如案鳩工不終  
日見此農有畔新秧泛晴風剡剡翠光亂登成  
足供賦困庾不可筭焉知賴坊庸勞績乃居半  
我行崑山野田里悉嗟歎共言府公賢貳守類  
王渙爲官務寬猛已足見區幹韋丹旣稱唐召  
父久名漢循良人所罕今古亦同貫作詩繼塗  
歌善政不能贊

○顧瑛築圍謠

文章別駕劭農日積雨初收水漫圍月出柁樓

供晚飯江深草色上春衣鳴鳩拂羽巢桑隴飛  
燕捎花傍石磯綠滿大田民樂業蓁蓁社鼓送  
將歸

○陸麒築圍謠  
劭農使者出郊坵雞犬田家總不驚花送綵舟  
飛撥穀秧齊綠水過清明尋僧得句題新竹打  
鼓催車候晚晴父老豚蹄今有祝秋來獲稻醉

承平

○楊維禎澱湖

禹畫三江東入海神姑繼禹澱湖開獨鰲眉屨  
戴山出三龍聯翩乘女來稽天怪浪俄桑土閱  
世神牙亦劫灰我憶舊時松頂月夜深夢接鶴

飛回

○張之瀚高昌渡

黃浦春風正怒號扁舟一葉渡驚濤諸君來問  
民間苦何用潮頭幾丈高

○無名氏白茆歌

白茆夫何蚩蚩耰鋤版鍾二十萬盡是吳中一  
十二郡良家兒道旁過客問夫事但言將軍有  
令開江隄江隄延袤九十里息肩弛擔知何時  
自從去年秋迄今猶未歸層冰鑿鑿墮血指北  
風獵獵吹單衣父母不得見兒寒妻啼饑邊烽  
入夜急羽檄流星馳縱勞里正裹糧食長年苦  
役家亦隳費伯帥師速如火弱者已死壯者羸  
白茆夫良可悲豈無新店獵豈無趙光奇天關  
隔下土爾訴那絲知生男信是生女好爾生不  
仁逢百罹我訝白茆夫將軍靜聽之君不聞晉  
陽水沉竈產蛙民弗離又不聞瓠子決天命殆  
非人所爲水可航山可梯在德不在險先言猶  
足規承平之世念未及此況今四海皆瘡痍我  
願將軍心推德懷庶黎靖八荒平四夷上書太  
平旗下立襄陽碑男耕女織天下一坐令百姓

詞雍熙

○貝瓊白茆詞

山東未息馬山西尚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  
茆河海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  
鑿土如鑿山河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  
虹百里直與昆承通將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  
作魚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亭盛侯古莫比  
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為白茆鬼盛之德河  
之水千古萬年流無已

盛侯名彥忠  
華亭縣縣丞

本朝

○夏原吉過澱湖

煙光萬頃拍天浮震澤分來氣勢優寄語蜿蜒  
波底物于今還肯負舟不

○蒲壁郎官渡

郎官渡口說郎官能使居民奠枕安志在濟川  
真可尚功歸導水自來難浸淫積潦通流淨澄

徹清光照眼寒我欲勒銘誇盛德便須刻石樹

江干

○偶桓郎官渡

郎官渡口樹亭亭曾爲郎官繫綵舫疋練瑩連  
三茆白聯螺晴漾九峰青風傳漁唱來前渚雪  
壓鷗羣下別汀老我猶存釣鰲手持竿從此欲

浮溟

郎官渡口浪如雷繫纜沙頭日幾迴拯溺昔聞

憂世志濟川今見出羣材已驅積潦歸滄海還  
使春風發朽芟欲刻瓊瑤昭令德不知誰有紀

功才

○范能郎官渡

郎官渡口聽謳歌盡說郎官德政多山作馬鞍  
橫玉臯江拖練帶落銀河萬夫疏鑿今重見千  
古聲名久不磨從此熙熙民樂業天時地利日

相和

○蒲壁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告成功排淪狂流勢已平片石豈能  
鐫偉績千年猶得紀芳名派流震澤今重定源  
比黃河又一清黎庶欣欣蒙潤澤田間擊壤樂  
春耕

○葉提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望江湄畫舫多來此處維南峙鳳凰  
山朶朶東連墩海水瀾瀾五丁端藉神功力萬  
姓無愁墊溺時

主聖臣良遭際日亘天盤地立丕基

○偶桓題少卿墩

少卿墩下水泐泐決浚重看禹績新笠澤西來  
循古道海門東去接通津天低極浦鷗鳧晚雨  
浥芳洲杜若春又聽滄浪歌孺子解纓好濯屬

車塵

○范能題少卿墩



少卿墩上瞰晴沙沉潦滔滔達海涯

國有勳臣勞贊畫民安生業務桑麻輕風吹浪牙  
檣動明月浮空白練斜歸覲

九重春正好紅香襯馬入

京華

少卿墩號喜新聞遠挹滄江達海門地脈潤分  
南澱水山光晴接北崑雲芄芄禾黍高低隴藹  
藹桑麻遠近村一自重臣經濟後芳名偉績鎮

長存

○袁凱沙塗行

西起吳江東海浦茫茫沙塗皆沃土當時此物  
不歸官盡養此地饑民戶紅尖小麥畝二石荻  
蘆輪困竟三尺紛紛赤線何足論瓜芋青秧密  
如櫛饑民得此不復饑昔無一物今五衣子孫  
相仍二十載飽煖得與平民齊

君恩如天不可負

君恩能前不能後力微勢怯官不理一一奄與強家  
有強家犬馬厭菽粟強家篋笥盡珠玉君不聞  
江頭浦邊三萬家秋雨秋風夜無燭

○陳章寄祝主事萃詩

通海易塞海難請君反覆思兩端雨暘愆期致  
澇乾此與時政還相干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  
築隄護圩田此策若舉人心安單舸寡從相周  
旋東西徧閭陌與阡佚道使民省笞鞭低者增  
築令高堅破者被綴令完全可以蓄洩防未然  
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元特設  
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今  
君奇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  
走盤但厚民力無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  
陳跡亦蹄筌吾  
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墜起跛偏和氣充塞位兩間  
堯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潭過高軒移時不出

陳跡亦蹄筌吾

君吾相聖且賢將舉廢墜起跛偏和氣充塞位兩間

堯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潭過高軒移時不出

吏侯關方且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舊歲寒不  
惜千里披心肝

○姚文灝濬河歌

遠聞新土方希罕盡露黃泥始罷休兩岍馬槽  
斜見底中間一線水通流

○姚文灝開壩歌

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方不廢工壩裏掘潭  
寬似壩却疏餘土入其中

○姚文灝修圩歌

修圩莫修外畱得草根在草積土自堅不怕風  
浪喧

修圩只修內培得脚根大脚大岍自高不怕東  
風潮

教爾築岍塍築得堅如城莫作浮土堆轉眼都

頽傾

教爾分小圩圩小水易除廢田苦不多救得千

家禾

○姚文灝相視吟

三江七澤使舟輕看盡長隄及短塍雞犬不驚  
行李處魚龍應識棹歌聲

田邊圩埂年年壞江上潮沙日日疑一築永無  
他患至但交東作自西成

○方豪謁林知府懋舉於白茆港舟中獻詩

有序

○白茆港塞吳下連年被災豪令崑山輒念及

此太倉守倪宗正特白我公躬臨相度豪喜  
其功必成也敬叩隼旟奉呈拙句

太守欲開白茆港縣官特過清水河

崑山縣東有清水港

人家盡拆畱基址田隴不分躍浪波東陌西村  
炊突斷南涯北岬漁火多掩蓬觸目傷心坐老

淚寒風兩下沱

水利官去白茆塞白茆港塞全吳荒婁東刺史  
獻長策郡上使君臨僻鄉財力眼前嗟有限惠

聲日後被無疆不才寧敢辭迂腐荷鍾先趨芳  
草場

○林懋舉和前韻志感

風帆一葉衝寒雨到處逢人問治河肯爲亡羊  
嗟末路欲憑砥柱障狂波茅簷日午雞聲悄澤  
國秋聲雁影多北向青天頻稽首甘霖何日大

滂沱

白茆故道年年塞綠野良田處處荒世界却疑

魚鳥窟人家半在水雲鄉六龍下降平分野

歲當

六龍治水

五馬東來問辟疆天意定從人意好萬家

禾黍歲登場

○倪宗正和前韻上林懋舉

遠馳玉節問民瘼咸謂豐凶係此河患在東吳  
歌黍稷誠通南海奠風波共誇邦伯旬宣重敢  
謂書生議論多試看往時江漢績安流分處是

滂沱

六事狂圖先水利荷蒙採擇在包荒掌中指畫  
非難事眼底逃亡半異鄉

王事深慙虛歲月農功漸見遍封疆更憐丁壯忙  
如許拋却春田習戰場

○朱文和前韻謝林懋舉

海濱何事旌旗滿邦伯遙臨相白河冒雨直須  
窮底止爲公寧肯惜奔波莫言歲歉民財盡還  
計年豐

國賦多伏願吾

皇法往古大開帑藏濟滂沱

良田沒水緣河塞粒米如珠歲大荒版籍僅存  
空有數逃亡欲盡不成鄉可憐廢宅長新草未  
識何時復舊疆枯朽髑髏隨處見翻疑隴畝是

沙場

浹歲良田滄橫潦而今到處懼天荒銜哀拆屋  
來城市垂淚移家別海鄉業在却無人佃種界

連那有岍爲疆何如四野歌聲滿策杖還須醉  
一場

○錢仁夫和前韻謝林懋舉

白茆曾費民財力名是開河實塞河下海緩流  
沙作梗在田積水雨增波坐令四海公私乏延  
及三吳潦暵多勿急近功爲遠計請看神禹導  
滂沱

三時苦雨愁滄沒百日乾晴告旱荒無路可從  
消積水有冤莫訴苦低鄉募民出力隨償直立  
長分工各守疆欲濬河漕須果決莫容紫距得  
專場

○錢承德和前韻謝林懋舉

牧伯衝風冒雨過爲民辛苦欲開河遭年饑饉  
愁黎庶百里荒涼渺白波

天府但需財賦急使君周慮本根多白茆水道加  
疏濬始信東南故有泥

郡邑連遭雨降殃高圩低畝盡拋荒民多流竄  
愁饑歲草不飄浮驗水鄉澤國喉襟真要害錢  
糧淵藪此封疆開河若報功成日我到明秋預  
築塲

○倪宗正方豪白茅舟中聯句

入冬風雨癡如春

宗正

傍海泥沙愁殺人太守欲

開萬世利

豪

臺臣應念三吳貧莫辭跋涉探源

委

宗正

還向輿情爲討論他日功成崇廟祀

豪

年

年血食海東神

○方豪過河舍

河舍窄如溝中堪容一舟海沙高比岍蒲草綠  
成洲苦積崑山水偏妨農畝秋白茅如舉事先  
向此中修

○倪宗正過河舍和前韻

麥隴淺深溝潮平可泛舟恐加三月雨連沒百  
花洲禾黍懷他日蘋蕪記早秋欲爲農事計次



第兩河修

○謝琛閱姚文灝水道圖說詩

東南財賦區三吳本奇絕  
竭來見蕭索

貢納歲虧折

天王賴慈仁蠲稅縱縲紲  
一雨近半月經旬沒溝澗  
播種已失時凶饑更奚揲  
纍纍行路人揭衣語  
悲咽去年水尚在今年勢  
尤烈觀風愧

嚴命對此衷腸熱封章謹奏

聞虛懷還切切南方蒸濕重  
時雨三邊雪滴露天地  
澤轉患何迭迭嘗爲田家子  
農事歷騷屑下流  
上不溢此理無分別  
按行姚公圖細讀圖中說  
了然覺有得茲人亦豪杰  
傷哉數十年人事誠  
欠缺西來百源長東逝諸浦竭  
夏徐疏濬後何  
人繼其轍雖有水利官兼管  
難施設有司惜小  
費當道結長舌災成付上天  
天寃何處雪我欲  
揮長鋤重把三江決  
渺茫平地波一海都收滅

栽培表天功當

國足周徹世情忌形迹焉敢上論列

吳中水利全書後序

竊任銅崖監儒未審天下大計嘗讀  
管子書水地篇而知桓公之富強有  
以也國之本在食食所生之源水土  
又乃能生殖阜庶當春秋時齊之地  
未大於列國而兵車之役又無歲不

駕齊獨雄於四鄰則太公之所疆理  
管子蓋善修之故能以其賦從諸侯  
之事秦漢輿圖一統歷唐宋至勝國  
並師其法修水利迨我

列聖益勤農事成蹟昭然迺  
神廟以後

國用常憂不足核其貢入之額則半在

吳吳僅數郡介諸東南鳩夷子所稱

鼃鼃魚鼃之與處者也而供輸繁重

唯水稻刈穫是賴昔禹畫野分州謂

土惟塗泥田惟下下而賦偏上上匪

徒地利有人力焉豈人力亦今昔之

或殊任釋褐為令執鞭弭於  
督撫中丞張公殷殷提誨謂吳壤濱  
於海陂通值水政曠怠凶荒洊臻官  
民愁困嘉邑徧小吳淞江橫亘其中  
正壅遏受病之區爾其察之任亟延  
見士紳始知吳中之水從西南傾注

東北遠如宣歙茗雪近如常潤諸川  
瀆匯於具區引而灌之為泖為蕩為  
澱為湖為滄為漾悉嚮淞婁東三江  
趨海東江既廢二江之流益猛更藉  
白茆北泄分殺其勢今吳淞白茆並  
受潮汐浸灌沙土填闕婁江一道安

能容東南千里之狂瀾且支渠涇汜  
藪汚沼沚午貫交注者一切膠澁夫  
水取灌輸管子所謂地之血氣若筋  
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又曰  
水神於萬物莫不得其養盡其幾者  
水之內度適也今深則漂墊淺則焦

枯潦病暎亦病樹藝不登通稅莫措

聖天子宵衣旰食久於疏導注懷

中丞公體

國憂民需以饑溺憫念會

詔旨頻頒於整兵拒寇之隙暇巡行甸服

凡江湖澤壑郊原郭鄩摹肖以圖隨

考度稽謀搜閱典籍纂輯全書首紀  
水所發源次列水所經帶天之雨暘  
歲多愆慝水之盈縮轉為利害

明王令不需時水工設有常秩他如董率  
鎮撫與經緯方畧順水之性而循下  
也自古及今其濬治之蹟為農田利

者爰逮所列

上啓事版下郡國恒著為令有所損益因

革暨

廊廟草野建畫荅教頌述功德之詞皆  
羅而入蓋司空治水虞人掌水之政  
以時行其湟遂畝澮溝洫又農正所

典司疏濬有程水庸職焉詳哉法之  
善矣洵為百世章憲之書行且繕呈  
御覽先授棗梨屬任叅訂任悚然愧汗展  
卷莊誦佩公之忠亮直揭肝膽於斯  
編若彙次較讐則蔡叅知經綸風抱  
王文學淹博共推辱公延禮殫厥心

力而公又手自裁定夫何待於任雖  
然任受教承令敢不究心吳淞江之  
尾泄適在嘉上二邑治境往者數十  
丈之洪濤今無徑寸之漸溜聞之白  
茆亦然每謁臺司及與州邑牧長星  
聚共嘆吳中之水似病者之蠱隔歲

即荐登未甦積餒征賦屢虧流離滿  
道有司待罪不皇至嘉尤斥鹵不宜  
禾止裁吉貝自江流阻絕一遇商羊  
旱魃立時藁仆父老言之涕下茲邀  
公寵靈拭目

俞旨俄下畚鍤雲興竭排治洶決之功俾

高高下下咸若其性而土益作又将  
見萑蒲化為沃沮焦埆仍為膏土更

有說焉漕渠闢治蜚輓得任颿馳濠  
塹加深餘艘可以布列廩庾紅粟

豐鎬苞桑默培根本源源貢賦安內攘  
外莫先於此斯



熙朝鼎祚億萬無疆則是書之成豈宰割

小吏所能贊嘆哉

皇明崇禎十年仲春月朔

賜同進士出身直隸蘇州府嘉定縣知縣

萬任謹序



蘇州府學生員王布書

